

集體創作
黃花崗



廣東戲劇協會印行

黃花崗——四幕六場革命歷史劇——

序 幕

…… 執筆者：阮 琪

方少雲
胡春冰

阮 琪
夏 衍

（集體創作）

第 一 幕

…… 執筆者：羅海沙

林 白
娜 薇
般 荷
作 頓

羅海沙

（集體創作）

第 二 幕

…… 執筆者：周剛鳴

朱白水
周剛鳴

黃如琳
趙如琳

繆小輝
鄺小輝

（集體創作）

第三幕……………執筆者：樓兆揭

梁剛 鍾啓南
張村 樓兆揭
(集體創作)

第四幕……………執筆者：蔡碧青

林檎 黃邨 茅
許泉剛 楊邨 蔡碧青
(集體創作)

尾聲……………執筆者：夏衍

方少雲 阮琪
胡春冰 夏衍
(集體創作)

總整理……………阮琪 胡春冰 夏衍

序 幕

時間：民國前一年夏曆三月初十。

地點：廣州東門外。

人物：

溫生才——四十二歲，性剛直，極勇敢。

黃俠毅——革命黨人。

黨人甲

黨人乙

路人甲

路人乙

小販甲

小販乙

黃花崗（序幕）

黃花崗（序幕）

二

衛軍首領

衛軍若干人

轎夫若干人

儀仗開路兵若干人

景：夕陽斜照着路旁發着新芽的樹枝，兩行青蔥的樹，夾着一條康莊的大路，這一條路，是往看飛艇表演的廣場所必經的地方。

開幕時，賣花生和賣甘蔗的小販，在樹蔭下擺着担子在叫賣；路旁有兩個中年的男子，一面吃着東西，一面指手劃腳的在說話。離這兩個路人不遠的地方，站着三個少年的男子，凝眸遠望着路人指示的方向。

路人甲：你看，你看，那飛艇飛得多麼好看！

路人乙：（贊嘆地）怪不得聖人說「人為萬物之靈」了！竟會造出這樣巧妙的東西，能夠上天落地，滿天的飛來飛去，好像麻鷹一樣的生動。哈哈！

路人甲：以前我看西遊記，說孫悟空和那些神仙鬼怪會騰雲駕霧，當時我想那裡會有這樣事情的呢？現在才知道真有這事情的。你瞧，那些坐在飛艇裏的人，不是在那雲霧裏穿來穿去嗎？哈哈，——

黨人甲：（不禁羨慕起來）真寫意！像麻鷹一般的，自由自在的飛，一點束縛也沒有，如果人類能像他一樣，那真……

黨人乙：（嘲笑地）呵呵，爲甚麼你老是這樣多感觸啊？

黨人甲：（自覺好笑）哈哈。

（黨人，路人出神地遙望着天空，兩小販提着嗓子叫賣）

路人乙：啊，啊，那飛艇怎麼不動啦？——啊，降落了……

路人甲：看！那飛艇拋下一些繩子，許多人將牠拉着吶！啊，差不多降到地下來了，我們去看看！（拉着路人乙急下）

黨人乙：我們也去看看！

黃俠毅：不要去！你看，前面站着這麼多的防衛軍，沒有官府的牌証是不准通過的，我們是小百姓，怎能過得去看呢？

黨人甲：（惹起了無限感觸，長嘆一聲）唉！

（黨人們沈默地注視着前方）

黨人乙：（故意推推黨人甲）喂，你看，那飛機終給人縛着了，一動也不能動，你又起着怎麼樣的感想呢？

黨人甲：（認真地）如果是人類，當然要解除一切的束縛，打破一切的障礙的！

黨人乙：（俏皮地）噯，真不愧是一位——理論家了！

（幕內連連傳着打罵人的聲音，不過一會便停止了。）

黨人甲：你這孩子，老是這樣喜歡挖苦人！

（路人甲，乙在幕內燥急地一面走，一面罵着。）

路人甲聲：他媽的！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爲甚麼我們不能進去看？！（二人上）

路人乙：（且行且講）不給人看也就罷了，爲什麼一開口就罵人，還動手打人！

黨人乙：（好奇的問）喂，老鄉，什麼事情，氣成這個樣子？

路人甲：（憤怒地）剛才我們看見飛機降下來，想走過去看清楚些，見識見識，誰知那守路的滿洲兵，一開口就喝着我們，罵我們爲甚麼要走過去，叫我們快走開。我們好意的問他爲甚麼理由不給我們去見識見識，他一句話也不說就像瘋狗一樣，一鞭子打過來了！她媽的！這世界只是這些蠻豬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嗎？

路人乙：（恨恨地）那個雜種我剛才認請了他的狗臉了，將來，遇着他一個人走路的時候，不打他一頓是王八旦！

（路人甲，乙，忿恨地欲下。這個時候，溫生才腦海裏盤旋着一件甚麼事情似的，臉部呈現着忿怒的神情，眼睛呆呆的望着地下，慢慢地移着脚步上。當路人甲，乙，忽忽欲下的時候，路人乙一個不留神，和溫踐個滿懷。）

溫生才：(盛怒地)媽的！定路也不帶眼睛！

路人乙：太可笑了，大家都是走路，我沒有帶眼睛，那麼你爲甚麼也不帶眼睛呢？

溫生才：你這王八蛋，碰了老子還要擺臭架子！惡人先告狀，非給一些利害你瞧瞧

不可！(抓着路人乙的衣襟，攔着拳頭想打他，路人乙有點慌張起來。)

黨人乙：(低聲)啊，那不是溫大哥嗎？

黃俠毅：(連忙趕上去攔着他)老溫，別動手，他也跟我們一樣地受着人家的欺負，

一樣憎恨那些人的！

溫生才：啊，你們也在這裡嗎？(放鬆了手，路人乙和路人甲乘勢逃跑了。)

黨人乙：(見路人甲，乙，鬼鬼祟祟的情形，不禁笑起來)哈哈……

溫生才：你笑甚麼？

黨人乙：(遙指)你看他們兩人——哈哈……

(溫生才，黨人甲和黃俠毅都哈哈的笑了起來，過一會溫生才又鬱悶地將臉色

沈下。）

溫生才：你們三個人幹甚麼也到這兒來了？

黨人甲：今天不是三月初十外國鬼子表演飛艇嗎？這是我們廣東破天荒的事情，所以我們一早就邀好了，一齊來這裏望望，飽飽眼福；溫大哥，你不是也來看飛艇的嗎？

（溫生才沉默地點點頭。）

黨人乙：溫大哥，可惜你來得太遲了，你瞧，那飛艇不是縛在地下了嗎？我看是快要閉幕啦。不過，也算你夠運氣，雖然沒有看見飛艇在天空飛的情形，倒也可以見見飛艇究竟是什麼樣子的。（遙指）溫大哥，你看見沒有？那圓圓長長，好像布袋一樣的，就是飛艇啦。牠飛起來真有趣，可惜你却沒有眼福……

黃俠毅：你這傢伙少見多怪，溫大哥以前在南洋的時候，看飛艇，如吃飯一樣的平常了，虧你還在聖人的門前賣「三字經」……

溫生才（苦笑）哈哈——

（黨人乙不大好意思的低着頭，張望着四週。）

黨人甲：溫大哥，爲甚麼你今天特別鬱悶？

黃俠毅：（搶着說）我昨天晚上不是告訴給你聽了嗎？

黨人甲：是，是……溫大哥，伯母的傷現在比較好了些吧？

黨人乙：甚麼？溫伯母受傷？

黨人甲：你還不知道溫大哥的家裡出了大亂子嗎？

黨人乙：甚麼大亂子！你說！

黨人甲：昨天晚上老黃告訴我的！那天米店遇劫的時候，他的媽媽也就受傷了……

黨人乙：甚麼？他的媽媽，也是我們的伙伴嗎？

黨人甲：不，他的家不是在我們米店的對面嗎？那天晚上，他的媽媽聽見槍聲，開

看見有人搶米店，她想起溫大哥出去了，很不放心，就想出去找他。怎知一

了門，那些拾米店的強盜，便乘機一擁而入，他的媽媽想攔阻他們，誰知却和領頭的那個滿洲強盜用刀刺傷了……

黨人乙：（忍不住叫起來，）他媽的，狗養的奴才！

黃俠毅：（急忙扯着他，看四週沒有人才放心點）oh……說話小心點！

黨人甲：他的媽媽受了傷，還算是小事，那些強盜將溫大哥家裡的財產搶清光了，而且溫大嫂也給那些滿洲奴才糟踐死了！

黨人：這些人的惡魔！沒人性的野獸！

溫生才：（聽着黨人甲，乙的對話，內心起了劇烈的刺痛。到這時，忿恨到了極點，全身筋肉緊張着，憤恨地遙望着停泊飛艇那地方，咬着牙齒，低坐在路旁的石上，極力壓抑着自己的情感，一會，突然的走到黃俠毅面前）老黃，事情究竟怎樣了？

黃俠毅：（示意黨人甲，乙，他們會意，走過去攪着小販甲，買東西吃。）昨晚總

部緊急會議，決定改期發動！

溫生才：改期？今天已經三月初十了，又改在甚麼時候？

黃俠毅：三月廿八。

溫生才：（面色一沉，不愉快地）這樣遲！

（遠遠傳來人馬嘈雜的聲音。）

黨人：（向後方望過去）啊，大概散了吧？

黃俠毅：甚麼？閉幕了嗎？

黨人甲：是的，你瞧，那些人都在移動着！

黃俠毅：那麼，我們先回去罷。

黨人：溫大哥，我們一道兒回去吧。

溫生才：我不走，你們先回去罷！

黃俠毅：走吧，免得受他們的狗氣——

溫生才：不，我倒要看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威風！

黃俠毅：那麼，我們先走啦，明兒再見！（和黨人甲，下。）

（溫生才沈毅地望着停飛艇的那一方，一會低頭沉思，小販甲，提着嗓子在叫賣，溫生才忽然像觸動了甚麼似的，微笑地走過去買了一枝蔗，一面吃，一面和小販攀談。）

溫生才：今天遊人這樣多，生意一定是很好的吧？

小販甲：真難說啦；今天的生意，比較平日還要差呢；

溫生才：是甚麼？

小販甲：平日擺在街邊，每日總可以賺到串多零用錢的，今天以爲看飛艇表演，一定會有許多人來看，人多了生意會好，趁機會賺一些錢，誰知却不隨人願。）

嘆氣）這總是我們倒楣罷了！

溫生才：難道人特別少？

黃花崗（序幕）

小販：人倒是很多的，比較平常賽會的時候還要多，不過那些都是有體面的人，很斯文的，你想，他們平日是循規蹈矩的，那裡會在路上買小吃的呢？至於那些平常人，身上沒有那一塊小布條，不但不能進去看看，而且被趕狗般的趕走了，就是想站近些望望，也是要挨罵的，那些人沒有任腳的地方，不耐煩的掃跑散了……

溫生才：哦！

小販甲：(搶着說)生意還算是小事，(望望四週)而且還受了不少的冤氣！

溫生才：甚麼？

小販甲：因為是外國鬼子表演飛艇，許多大官員都去參觀了。大官員出街的那種威風的樣子，相信你老哥一定是知道了的。他們一過，我們就要收拾東西，担到別的地方去迴避，如果遲了一些，就要挨鞭打，挨腳踢的。由今天晌午到現在，我們已經搬過六七次了……

溫生才：（一動）你說大官員都來參觀嗎？

小販甲：是的。

溫生才：聽說李提督也來了，是嗎？

小販乙：那我們却不大清楚，總之有許多大官員來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我們已經迴避了六七次了，而且你看看，那方面的軍隊守的多麼嚴密……

溫生才：（遙望，隨便的回答）哦……你今天的生意雖然不好，平時每日能夠賺串多錢，那你們家裡一定可以安安樂樂飽暖的過活的啦！

小販乙：唉，你又怎麼知道我們的苦處呢？不用說別的，就是這牌子（從籬內取出一小木牌）就搶了我們不少的米飯了！（喪氣的搖搖頭。）

溫生才：（故意地）爲甚麼？

小販乙：老鄉，沒有這牌子，你休想担東西上街賣啦，官府一定要，我們怎敢說一個不字？先是這一塊小木塊，每個月就要納半兩銀子啦，在街上又要孝敬那些

巡捕老爺。

溫生才：你們賣東西，和那些巡捕有甚麼關係？

小販甲：（搶着說）如果不孝敬他們，你休要找個地方擺担子，他們會時常來囉唆你，有良心的，就說你阻礙交通，將你趕走；如果遇到那些狠心的，說不定一脚就將你的担子打翻了，還說你是革命黨，你敢不孝敬他們嗎？

小販乙：而且那些旗兵，常常貪便宜，隨便的拿些東西吃，吃了不給錢，又不敢向他討，你想我們做小販的，辛辛苦苦找了幾個本錢，雖然不敢想一本萬利，但也總希望賺到兩餐飯吃，免使一家數口捱飢抵冷的呀，怎知道要東抽西剝，正所謂皮都剝脫了，只剩一把骨，一口氣——

溫生才：（故意嚴重地嚇他們）你們不是說怎樣受氣，就說怎樣受苦，哈哈，你們一定是革命黨！

小販甲，……（着慌）老爺，我們不是革命黨！——

溫生才：你們不是革命黨？我倒要問問，你們剛才說了些什麼話？

小販甲：剛才我們不過是無意中說出來的，——

小販乙：真的，我們是無意的，請——

溫生才：爲甚麼我一說你們是革命黨，你們就這樣怕？

小販甲：誰不怕？如果是革命黨，被官府抓着，一定要殺頭的。

溫生才：聽說革命黨人是不怕殺頭的，他們都說殺頭不過像帽子被風吹去了一樣的

平常，爲甚麼你們却這樣怕？

小販乙：（怕到將要流起淚來）不，不，我真的不是革命黨，一家四口都是靠着我這

担子吃飯的，如果我被殺了頭，七十多歲的爸媽，妻子和阿光，他們怎樣過活

呢？請大爺開恩，救了我這條狗命吧！（差不多哭出聲來了）

溫生才：（好笑起來）哈哈，你們真不是好種，輕輕的嚇一嚇，就嚇得哭起來了，別

哭，別哭，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黃花崗 (序幕)

一六

小販甲：真的嗎？

溫生才：真是開玩笑，你們別擔心，哈哈……

小販乙：（破啼爲笑的）你這大孩子，這樣的事情都拿來開玩笑真不怕嚇死人的！

溫生才：（猥笑）哈哈，……

小販甲：這樣大年紀了，還好像幾歲的孩子一樣。

溫生才：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我想問問你們。

小販乙：得了，別問我們啦，你這傢伙，騙人說了話，就要拿來嚇人的，如果你真

是一個壞人，那真不得了……

溫生才：大家談談有甚麼要緊，至於你懷疑我是壞人，那我可以當天發誓，……

小販甲：算了，算了，雖然賭咒當飯吃，其實你又何必這樣認真呢？有甚麼事情你

說好了。

溫生才：就是剛才我嚇你們那件事情。爲甚麼我說你們是革命黨就這樣怕？你們是

不是恨革命黨？革命黨對你們有甚麼不好？

小販甲：不，不，我們並不是恨革命黨，革命黨也沒有對我們有甚麼不好的地方。

不過你剛才的樣子太兇了，比起那街上的巡捕還可怕，而且我們也不是真正的革命黨，假如……

溫生才：假如你們真是革命黨，那你們怎樣？

小販乙：如果我們真是革命黨，我們倒不怕！

溫生才：爲甚麼不怕？

小販乙：因爲不怕殺頭，才會加入革命黨。

溫生才：爲甚麼那些人不怕殺頭？

小販甲：（望望四週）聽說革命黨的主張好，他們要打倒滿清政府，剷除一切貪官污吏的，還有甚麼民國，什麼自由平等，像這樣烏煙瘴氣的世界，稍爲有點血性的人，誰不憎恨現在這種情形，誰不想自由，平等呢；因此有許多人聽見革命

黨的主張，都不怕死的加入了。

（遠遠傳來喝道和敲鑼的聲音，三人轉身望過去。）

小販甲：他們來了，快搬快搬，碰着他們這些同煞鬼，總是不吉利的。

（小販甲，乙，慌忙的搬東西，溫生才定神的向前望着。）

小販乙：（用袖拭汗）喂，呆看着甚麼東西？走進來一點，不然又要挨打受罵了。

溫生才：不要緊！我不怕！

小販甲：看看，遠遠來了一頂官轎，四面跟着這樣多的衛兵，一定是了不得的人物了。

小販乙：前呼後擁，真夠威風！

溫生才：他們確是威風的，可是我們老百姓却苦死了！

小販甲：別大聲，他們已經走近了。

小販乙：我們進去罷，（拉溫生才的手，）

溫生才：你們進去罷，我是不怕的。

小販甲：老鄉，這並不是說甚麼怕不怕的時候，他們來了，我們總是要迴避的好。

小販乙：他們都是不講理的傢伙。

溫生才：這我早就知道了。

（喝道和鑼的聲音漸漸的大了，）

小販乙：我們進去罷！

喝道人：跟着敲鑼人（威風地上）大老爺過，肅靜！

（溫生才裝着聽不見，望着前邊！）

喝道人：（握着腰刀的柄，裝腔作勢的）你這狗種，走開不走開？

溫生才：（微微笑）也好！（退進一步）。

（喝道人脚走着八字步，不管有人無人，總是順口的喝着，老爺過，迴避！肅靜！跟着出了三對護衛軍，有一兵士喝溫生才：滾開！溫生才縮到一邊慢慢地

一步一步像是要走開似的，防衛軍等就不注意他直向前行。跟着儀仗兵持肅靜週避牌出，溫生才畧轉身看看，見轎子行進了，瞋起雙目從懷中拔出手槍。

溫生才：（混進衛兵中間，大喊）殺呀！殺呀！殺呀！殺呀！（飛跑進內，槍響。）

（防衛軍嚇得亂跑，儀仗兵拋了木牌就走，幕內轎子墮地的聲音。溫生才狂笑的聲音：「哈哈！你們的威風那兒去了……」槍聲數响，跟着有人呻吟跌倒的聲音。）

（溫生才衝鋒般的走出，見子彈用盡，拋了槍，飛跑過去；幕內防衛軍已折回，統帶呼喊着：「捉住那兇手！捉住那兇手！防衛軍統帶的左手掛了彩，衣服狼狽的出，他痛苦的驚慌不敢上前，只是呼喊。」）

統帶：捉住那兇手！捉住那兇手，他已經沒有子彈了，不要怕呀！——，（催促）捉住他呀！捉住他呀！……

（幕內起了爭鬪的音聲，防衛軍統帶招呼人去幫手。一會，爭打聲音停止了，防

衛軍統帶緊張的面孔鬆了下來，溫生才像一個戰敗的獅子的在哼着，衣服破了，頭髮蓬鬆，四五個防衛軍拔槍持刀的擁着他。

防衛軍：稟告統帶，兇手拿着了。

防衛軍統帶：（見防衛軍擁着溫生才至，不怕了，大聲的罵兵士）你們這一羣沒用的雜種，平日將軍老爺怎樣厚待你們？你們該怎樣粉身碎骨，蹈湯赴火萬死不辭的保護將軍，來酬答將軍的恩惠！不料你們這樣！狗對了主人還會搖搖尾巴，遇見了生面人還會大吠幾聲，你們却連狗都不如，見着兇手衝進來就大家逃跑了，只留得我和一個兄弟和他駁火，他死了，我受傷了，心裏急着希望你們來幫忙，誰知你們個個却不知滾到什麼地方去了！當我追着兇手，說他已經沒有子彈了，不要怕，你們還是縮手縮腳的不敢向前，你們平日的勇氣去了那兒呢！是不是你們的狗命比將軍還寶貴了，如果將軍有了差遲，一定要將你們個個殺頭！

(大家都非常驚恐地，儀仗伏轎夫漸漸集齊了。)

防衛軍統帶：你們這些轎夫，也是飯桶，兇手來了，拋了老爺在轎裡就飛跑，不知道那兒去了，不說老爺有了甚麼長短，就是碰傷了老爺一塊皮，碰掉了老爺一根毛，你們都是該當萬死的！

轎夫甲：(驚恐萬分，帶淚聲)請大老爺開恩典，饒恕我們吧！

防衛軍統帶：哼！饒恕你們！虧你自己還敢說出口，……

轎夫乙：(帶哭的聲音)稟告大老爺，(他驚慌到說不下去)

防衛軍統帶：(盛怒)什麼事情，說下去呀！

轎夫乙：稟告大爺，孚老爺已經歸天了，……

防衛軍統帶：(吃驚)甚麼事？

轎夫乙：孚老爺已經在轎子裏歸天了，遍身都染紅了血。

(防衛軍統帶有點悲痛又有點驚恐，再想一想急急人，轎夫及一二防衛軍也隨

着人。

溫生才：（詫異）什麼？孚老爺……？

防衛軍：你還裝不知道嗎？孚琦將軍你沒有聽見過嗎？

溫生才：什麼？坐在橋裡的不是李準嗎？

防衛軍：不是李提督，是我們的孚琦將軍——

溫生才：真的嗎！

防衛軍：還有假的嗎？李提督坐的橋和孚老爺的橋子是很容易分辨的呀！

溫生才：（咬牙，仰天狂笑）哈哈，李準，李準，算你的運氣好，可憐的孚琦，你却

做了李準的替死鬼？哈哈……（臉色一沉，剛毅地）也好，雖然是殺錯了，但是

多殺一個漢奸，一個滿奴，中國就可以少一條害虫！

防衛軍統帶：（悲憤地上）你這吃了雷的狗種，我們的孚老爺和你有什麼仇恨，你却

要將他刺死？

黃花崗（序幕）

防衛軍：報告，他說本來是想行刺李提督的，却錯刺了李老爺？

統帶：（吃驚）你這狗種真斗胆，你爲甚麼要行刺他們？

溫生才：（冷笑）哼！問問你自己不是更要清楚嗎？

統帶：你這瘋漢非打你不可！（舉手行前欲打溫）

溫生才：（瞋目注視，舉起右腳欲踢他）走開……

統帶：（慌忙的退了數步，）你這狗種真夠狠，（指着一個防衛軍）你，你快些找條

堅實的繩子來將他縛住？

防衛軍：（應聲，下。）

溫生才：你們這一羣傢伙，從上至下，都是在夢裡做人的瘋漢，都是死在面前還不

知道的糊塗虫！

統帶：你罵人！

溫生才：（激昂地）你們是中國人，你們應該有一些天良，你們想一想，腐敗的滿清

政府，這幾十年來，將我們祖宗遺留下來的美麗國土一塊一塊的割給外人，一塊一塊的送給外人，對國內的同胞，壓迫到喘不過氣兒來！還有重重的捐稅，種種的剝削，老百姓餓死了，凍死了，但是你們的皇帝，却拿老百姓的血汗，在宮裏過着淫亂的生活。你們如果是有良心的中國人，應該鼓起勇氣來光復漢族，取得平等，但是（用力掙脫右手指着他們）你們這一群沒天良的狗，仗着主子的地位作威作福，魚肉百姓！你們自己想想，你們的主子和你們害了多少的百姓家散人亡，累了多少人在捱餓抵冷？你們搶了我家的財產，刺傷了我那老年的母親，姦死了我賢良的妻子（憤激）你們還是人嗎。你們簡直是豬，是狗，是畜牲！……

統帶：住口！

溫生才：你們這一羣無惡不作的狗種，你們的死刑已在目前了，你們主子的末日已經到了！……

統帶：你這匪黨，非敲下你的舌頭，將你碎屍萬段不可！

溫生才：(仰天狂笑) 如果我怕死，我就不幹這事情了！何況我早就準備你們用各種殘酷的刑來傷害我的，死有甚麼可怕呢，我雖然死了，相信千百萬不願做奴隸，不甘受壓的中國人，一定會比較我更不怕死的，爲着民族的自由平等，爲着全中國人民的幸福而鬥爭！

統帶：住口！押他回去！

(防衛軍擁着溫生才走，溫生才沉毅的面孔，呈現着一種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精神，凝眸朝着天空，瀟步的下。)

(幕下)

第一幕

時：民國紀元前一年（辛亥）三月廿五日上午八時。

處：廣州甘家巷國民黨秘密機關。

人：黃克強——英勇果決的革命策動者。

喻培倫——深沉敢敵的組織者。

林覺民——熱情虛無的革命青年。

姚雨平——虛浮的好好先生。

陳銳波——意志薄弱，言行不一，革命叛徒，跡近漢奸。

陳爛明——投機奸滑的動搖份子。

方聲洞——姿貌魁偉，性伉直，胆畧過人。

徐宗漢——機警，堅定勇敢的女革命者，黃克強的愛人。

卓國興——女同志。

莊漢翹——女同志。

林太太——覺民之妻。

搜查官長——一人。

搜查士兵——甲。

搜查士兵——乙。

景：革命策源地廣州的甘家巷，這一間屋子，外表看起來，像是一個平常公館的書齋；實際上是國民黨策動革命的秘密機關。右壁較後一門通臥室，左壁靠前一門通外客廳。屋中置一方桌，旁椅四張。右旁有茶几靠椅。左角有一書架，上置古書及花瓶等物。左角斜置一書桌，桌前及左方均有櫈，後壁正中有一窗，窗旁置鮮花一盆。

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晴朗的太陽，從窗外的花園中射進來。園中百花盛開，雀子正在晨曦中歌唱，屋子裏充滿着春天的朝氣。

一羣革命青年，在這房子裏工作着，喻培倫在左壁的書架上正在寫東西，林覺民和姚雨平對坐在右壁前的茶几兩旁，像在討論一個問題。陳鏡波立在喻的桌旁正翻着一本書，陳炯明徘徊地站在中間的桌前。他們在嚴肅的空氣中，帶着緊張的情緒。林覺民的話完了，忽然站起來。

林覺民：（督促地）我們應該快一點，把一切都準備好，黃克強同志，今天由香港來，大概再過一點鐘，他就可以到了。鏡波！不要再看書了，趕快把計劃整理一下吧！

陳鏡波：（繼續地）啊！五分鐘！只等五分鐘！（一刻後把書放下，順手取了桌上的計劃）今天是三月廿五，（看錶）八點半鐘，克強沒有這麼早就到的。（坐下來在寫）是的！快一點！

林覺民：（催促地）培倫！你那三百顆炸彈預備得怎樣了。

喻培倫：都已經交下去了，正在製造，女同志們真努力！再過兩天就完成了。

林覺民：（計算池）直到今天爲止，我們所運到的鎗還只有七十幾枝。那些彈藥是不是還裝在白鐵罐頭裡邊？

喻培倫：不，已經都取出來了！（想起來）但是上一次運回來的那些軍械怎麼會送到海裡面去？

林覺民：不要講他，說來真是傷心，（敘述地）本來從東洋方面購辦槍械，是託一位留學的同志，做爲行李一次一次把它帶回來的，在香港入口的時候，照普通情形，行李向來是不搜查的。但是有一天洪承點同志見金山上海船到了，有人上船去搜查，於是他就去告訴克強同志，克強隨後打了一個電報要他們注意一下。因此那方面負責的同志，就告訴那位帶軍械的同學周蘇來也要他注意，同時並替他換了一個頭等的艙位，以爲是沒有事了，你猜他怎樣？

方聲洞：怎麼樣？應該是好好的帶回來啦！

林覺民：但是他呀並沒有帶回來，誰知道他老先生以爲是要他自己防衛，等到船過

門司的時候，他就通過把那些槍械送到大海裡去了。一共是七响無烟鎗七十五枝，金山牌飛舞六响鎗四十枝，子彈數千個，盡付洪流。

——大家噤然。

方聲洞：真是可惜，究竟到香港有沒有搜呢？

林覺民：到了香港，並沒有人搜，否則我們這一些槍械在上月底就可以到了，那裡還要像我們現在這樣來麻煩？

陳爛明：真是糟透了！不然到了今天，我們到有幾倍的用處。

姚雨平：現在先鋒隊由六百又加到八百，我想我們得不到六百枝鎗是不能發動的。

喻培倫：我們總得要想辦法，現在又從日本安南運來了一大幫槍械，廿七號準可以運到。

陳鏡波：雨平！羅熾陽同志對那些秘密機關布置得怎樣？

姚雨平：現在全城都遍布了我們的機關，西關方面有八個，東區設了十二個，呢！

還有配不起來了。

陳炯明：這些都沒有問題吧？

林雨平：毫無問題，每一個公館，都有家眷，而且裝得派頭十足。

陳鏡波：家眷那裡來的？

姚雨平：哈哈！家眷嗎？是我們自己的女同志裝扮的。

陳鏡波：老兄！你有沒有女同志做家眷？

姚雨平：（老實地）沒有！沒有！

林覺民：（開玩笑）有的！有的！

——大家都笑了。

陳鏡波：河南方面我們還沒有機關設立嗎？

林雨平：我倒忘了，河南有四個。

姚覺民：不！河南是八個！

姚雨平：啊！八個我記錯了！

——方聲洞從臥室裡拿了一疊文件走出來，送到喻培倫桌上，然後走過來。

喻培倫：這一次我們還要特別小心，過去幾次失敗的原因，就是一個機關被破獲，就牽連到全局，所以這次各課才不相聞問，由主任人負責，只有縱的關係而沒有橫的關係，我們應該保持這個精神。

——大家肅然。

喻培倫：翻了一回，轉過頭來（聲洞！你拿錯了，這不是的，（指文件）這是新軍方面的計劃書。

方聲洞：啊，錯了嗎？

喻培倫：我是要你拿上次中山先生，和克強漢民他們幾位同志，在南洋庇能會議的，關於廣東舉義的決議案！

方聲洞：啊！

林覺民：（熱情地）讓我去拿來吧！（下）

喻培倫：那個紀錄我記得是在密室東角上的地板下。

林覺民：是！我知道！（下）

喻培倫：我這次剛由日本回來，對於這方面的情形，還不十分明瞭，關於庇能會議我們這裡有誰參加了沒有？最好把情形報告一下。

方聲洞：我們這幾位都沒有參加，不過關於這次的事情我知道一些。這次的事情是這樣的，總理孫先生，因為數次舉義，都未得成功，他還是百折不回的又跑到海外去向華僑方面籌貨，以圖再舉。但是去年他聽說廣州舉義又失敗了，所以他才由檀香山東返，到了南洋庇能之後，他們約了趙聲，黃興，胡漢民，孫眉，和南洋英屬各埠的同志代表，鄧澤如啦！黃金慶啦！吳世榮啦！熊玉珊啦！李世安李孝章同志他們，集合在四間街寓所秘密室會議。決定再在廣州舉義。

姚雨平：還有，那次的議決，在廣州方面，是以新軍爲主力，其他關於巡防營及會黨可靠的一併運用起來！這個事情完全交給我來辦理。其次就是在同志中擇五百人爲先鋒，負發難時領導的責任。再其次就是組織統籌部管這次的舉義。預算先襲佔廣州所有的軍事政治主要機關，不過因爲覺得發難的地方太多，先鋒同志五百人，我們恐怕不夠分配，所以才增加到八百人了。

喻培倫：宣傳方面的工作，我們做得怎樣啦呢？

方聲洞：這是由鄒魯同志負責任的，對於三民主義的宣傳和革命思潮的灌輸都有很大的成效，尤其是在各地的軍隊中。只要我們舉義，他們都可響應起來，而且因此必可發動全國民衆的動員，我相信革命的火焰不久就要掀遍了全中國。

喻培倫：（高興地）不錯！革命的火焰不久就要掀遍了全中國！

陳炯明：（猶疑地）不過據我看現在我們的準備，還是不夠，而且在民衆的組織和情緒上講起來，似乎還沒有到時候。這幾天，外面的風聲緊得很，我們還要慎

重的考慮一下。

方聲洞：（堅決地）還等什麼時候，只有即刻的舉起革命的義旗，一刀兩斷的推翻滿清專制，建造共和，才是中國民族的出路。

陳鏡波：老兄！我也覺得你看得太容易，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的。

方聲洞：怕甚麼，我們有這許多同志，有雄厚的革命力量，而且現在外面一天天緊張起來，他們加緊的壓迫我們，難道我們還等死嗎？讓同胞們永遠的做着奴隸嗎？

喻培倫：（轉過來）是的，我們應該趕快下手，只等克強同志回來，今天就可以作一個最後的決定。

——林覺民取了一捲東西出來，送給喻培倫。

林覺民：這是他們決議案的紀錄，這一張是總部各課負責人的名單。

喻培倫：（接下紀錄和名單稍看）這一個名單是很重要的。（隨後翻紀錄）

陳鏡波：讓我看！（接過名單看後放在桌上。）

方聲洞：決議案還有甚麼談到嗎？

喻培倫：有的，他們的決議案預備廣州奪取之後，由克強同志率一軍出湖南，進展湖北；趙聲同志率一軍出江西，進攻南京。經費一項，由孫先生向海外華僑募足。

方聲洞：（高興地）哼！我們（握緊拳頭）真是有辦法。華僑的愛國精神，令人敬佩。喻培倫：不過我們都還是閉在黑暗的鐵桶裡，一方面我們要努力奮鬥，一方面還要特別小心，因為革命的事情，不是垂手可成，是應該經過艱苦奮鬥的。

林覺民：革命者應該以自我犧牲去換取未來人類的幸福！我們應該拿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去粉碎這黑暗的鐵桶。

方聲洞：（感動同情地）去握手！老弟！對！我們應該去粉碎這黑暗的鐵桶。

陳炯明：（矛盾地自語）就怕我們到被犧牲了，而黑暗的鐵桶到沒有被粉碎！

——外面有人敲門，大家都緊張起來，徐宗漢活躍機敏地走進來，她那瀟灑的風姿，更流露出堅定勇敢的情緒，她使得這嚴肅的空氣更變到活躍些。

喻培倫：外邊的消息怎麼樣？

徐宗漢：消息不好！剛才好像有人跟着我，我轉了幾個彎子才跑脫的。

喻培倫：（機警深沉地）今天我們要特別小心。

徐宗漢：剛才由總督方面的我們的一個同志說，總督府下了命令，在五天以內要挨戶的搜索全城，又說新軍在下月初就要調走。

姚雨平：（驚疑地）呀！要把新軍調走嗎？

徐宗漢：是呀！

姚雨平：（自告奮勇）她媽的，讓我去探聽一下。（下）

徐宗漢：剛才我看到已經有人在前幾條街上搜查啦！我本想不回來的，我又恐怕你們沒有準備。

林覺民：你來得正好，但是我們是應該隨時隨地都有準備的！

喻培倫：（指揮地）覺民，我們大家把這些東西去收藏好！說不定那些狗就要來的。

——大家匆忙地收拾文件，外面的腳步聲和打鬥聲，宗漢即刻走到門口，一方面示意要他們快一點。在匆忙之中，陳鏡波在桌上取了那張名單，挾在他的書裡，門聲更急。

徐宗漢：（輕柔地）誰呀！

外面女子聲音：宗漢姐！是我們呀！

徐宗漢：（開門高興地吐了一口氣）呀，是你們呀！該死！

——卓國興和莊漢翹兩位女同志活潑地走進來。

陳炯明：哈哈！我們的家眷來了！

徐宗漢：（看到這個緊張的局面）啊！你們怎麼啦！

林覺民：我們還以為是那些狗子跟着宗漢來搜查我們的呢！

莊漢翹：（恐慌地）真的嗎？現在外邊也緊張得很。

卓國興：（發急地）我們究竟甚麼時候可以舉事，我看再不能等了。

喻培倫：你們剛才去調查那些槍枝運送得怎麼樣。

莊漢翹：請宗漢姐報告一下吧！

徐宗漢：我正預備報告的，現在通通集中在幾個你所指定的地方，所有的槍械子彈都是用一輛花轎藏好，幾個人抬。前後都用音樂來吹吹打打！我們那許多公館門口貼上了紅對聯，今天大部份做着喜事。可是今天軍警方面戒備得特別的嚴，情形也就很緊張，但是做喜事的花轎也就特別多，情形更顯得熱鬧現在進城出城都要受檢查，就只遇到坐花轎的他們就不檢查。而且那些狗才還笑笑地做着鬼臉讓他們通過，所以我們的工作做得很順利，一回兒就快完成啦！假使你們到外面去看看，到處都可以遇見我們的同志在工作。

——外面傳來做喜事的鼓樂聲音，極爲熱鬧，由遠而近。大家注意聽聲音漸

遠。

徐宗漢：你們聽！這個花轎裡，一定又是我們的同志在運送革命的禮物啦！

陳炯明：哈哈！妙極了！妙極了！

喻培倫：外面的工作做得很好，現在我們的東西都檢好了嗎？

方聲洞：（看了一下）大概沒有甚麼啦！

林覺民：剛才有一個總部的名單是誰檢起來的？

陳銳波：沒有看到。

喻培倫：覺民！你趕快到裡面去查一查，那個名單是極重要的。

林覺民：好的！

——林覺民入內。

喻培倫：我們的文件是應該特別小心而且我們這裡是一個重要的地方，不關緊要的地方出了毛病還可以挽回，倘若我們這裏一不小心，那就會全功盡棄。所以我

們應該小心，格外小心，十分小心，小心小心方對。提起注意）有時候或者還不夠，甚至於在一個紙頭上可以找到了我們全部的東西。也許有時候一個不相識的人被追捕，他或者闖進我們的房子裏來，於是那些拘便要來搜查我們的屋子。甚至像今天宗漢這樣，有人跟着她找綫索，假使她一個不靈敏就跑到家裏來，如是那些狗也要進來。所以我們要時時小心，刻刻小心。

徐宗漢：還有他們現在是挨戶的搜查，我們這裏總有一次要來的。

莊漢翹：好了！宗漢姐！可憐我啦！不用再恐嚇我們啦！我有一個毛病，凡是一樣事，講起來的時候，我真是害怕得很，但是一到臨事的時候，我到會應付的。

卓國興：不要太怕了，那些狗知道甚麼呀！就是他來查，也是查出甚麼來的，只要再過幾天，舉起我們的義旗，就是我們的世界啦！光明的世界！（她憧憬着未來的光明。）

——外面脚步的嘈着聲，有一個女孩被人索倒的喊叫聲。

聲 音：（命令地）先把這門看起來，不許動！（稍停）要注意窻戶，不要讓誰從窻戶裏逃走了。

聲 音：（立正聲）是！

——搜查的人正在外邊分配換屋的查，全場緊張起來。

徐宗漢：真的狗來了。

——覺民急忙地出來。

林覺民：那張名單不見了。

喻培倫：鏡波，聲洞，你們兩個先到裏面去，其餘的坐下來講故事或者講笑話。

——鏡波，聲洞匆忙地入內，其餘分別的坐下來，喻培倫在書架旁的椅子上，做着一個傻瓜的樣子，不聲不響的在翻一本古書。林覺民坐在主人的位子上。陳炯明和卓國興坐在一邊，莊漢翹坐在書桌前，徐宗漢立在書桌旁。

徐宗漢：活潑地）哈哈！講得真好！（鼓掌）再來一個。

——大家都笑了，搜查的在敲門，宗漢去開了門進來了一個官長和二個兵士。

軍官：都不許動！（叫士兵）把這門關起來，你們到處去搜，搜到的東西都送到這

裏來。（士兵關門）你們在這裏做甚麼？

——士兵在房子裏搜查隨後便到裏面去。

徐宗漢：我們預備到一個朋友家裏去吃喜酒，我們正談到一個新娘子的故事！

軍官：（和緩地）談一個新娘子的故事？

徐宗漢：（鎮靜地）是的！

軍官：誰是這家裏的主人？

林覺民：我就是！

軍官：那一位是你的寶眷？

林覺民：（臨機地指卓國興）這就是賤內。

——卓起立點頭。

軍官：（對陳燭明）你是不是住在這裡。

陳燭明：是的，（指莊）這是我的內人！

——看到喻還在黏一本書，走過去對他。

軍官：你在這裏做甚麼？

喻培倫：（慢吞吞地立起）我在這裏聽他們講笑話！

軍官：（接他的書）看甚麼書？

喻培倫：這是一本易經。

——軍官不注意他，把易經丟下，走過書桌這邊來取了那本書，喻培倫平常的仍然坐下。軍官正翻着這本書的時候，那個名單從他書中的手下落在地上，軍官沒有注意，全場都緊張起來，徐宗漢靠得最近，她走過一步，把腳踏了一半，其餘被她的身子藏着了。軍官丟下書，來回的在房字走了幾轉，注意到他們每一個人，好像想在他們身上要發現些甚麼似的，但他們很鎮靜，然後兩個兵

士從裏邊走出來。

兵士甲：報告長官，都查過了，沒有甚麼東西。

軍官：查得仔細嗎？

兵士乙：很仔細的。

軍官：(躊躇一下)好啦！走吧！

——三人不顧而走，他們都吐了一口氣，聽聽他們都走了，徐宗漢才從腳底下，拾起那張名單，鏡波和聲洞從裡邊出來。

徐宗漢：(吐了一口氣)你們說名單沒有，不是在這裡嗎？真該死，誰這麼荒唐？險些革命的前途就斷送了在這張名單上面！

方聲洞：真是危險。

——喻培倫走過去取了名單。

喻培倫：他們做事太不小心，這一張名單，就是我們今年正月間各同志集合在香港

開會所推選出來的各部的負責人，就是我們這次舉事全部的組織，你們看！（指單隨後即念）統籌部長黃興，副部長趙聲，下設八課，一是調度課，主任姚雨平，掌理運動新舊軍人。二是交通課，主任趙聲，掌理江浙皖鄂湘桂滇閩各路交通。三是儲備課，主任胡毅生，掌管購運器械。四是編制課，主任陳燭明，掌理草定規制。五是秘書課，主任胡漢民，掌管一切文件。六是出納課，主任李海雲，掌管財政出納。七是調查課，主任羅熾揚，掌管伺察敵情。八是庶務課，主任洪承點，掌管其它一切雜務。你們看，這是多麼的重要呀，差不多我們一切的組織，都在這張名單上，剛才誰把他挾在這書裡邊，若不是宗漢的機敏，恐怕再蠢一點的狗才也會要發覺了。

方聲洞：（埋怨地）我看是陳鏡波放在書裡邊的，因為那本書，是陳鏡波在那裡看。
陳鏡波：（着急）我沒有，我根本就沒有注意到這個名單。

林覺民：也許因為你沒有十分注意，就隨便的挾在書裡邊啦。

黃花園 (第一幕)

四八

陳鏡波：(默然)

喻培倫：這些地方可以證明我們技術不夠，條理不清，甚至可以說組織不嚴！(無限的感慨)

陳燭明：好啦！過去的事就算了吧，以後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有人又在敲門，喻培倫即刻把名單交林覺民去藏起，林將入內。

徐宗漢：誰呀！

林太太：我是來找林覺民先生的。

——林中止入內，矛盾而苦痛的表情，大家都默然，聽他的吩咐，隨後他堅決地以手示意，不要說他在這裡，然後他決然地入內。大家現出苦痛的情緒，徐宗漢慢慢地開了那門，林太太是一個溫雅而多情的熱情女性，她滿懷希望從容的走進來，當林太太和喻培倫交談的時候，大家在互相的私語交談。

徐宗漢：是林太太嗎？從那裏來的？

林太太：啊！是的，我是從福建來的，我特地來找覺民的，他在這裡嗎？

喻培倫：他現不在這裏，林太太從這樣遠來找他，有甚麼緊急的事嗎？

林太太：（想說而說不出來）啊！急事到沒有，不過我要看看他，媽媽還希望他同我一道回福建去。他現在在那裡呢？

喻培倫：他還在香港，過幾天就可回來了。一回來，我們就要他來看你，你現在住

那裡呢？

林太太：我是一個人來的，這裡也沒有親戚朋友，地方又不熟習，我住在長堤福來

客棧，他幾時回來呢？

喻培倫：他過幾天就會回來的，

林太太：那末謝謝你，他回來了，就請通知我一聲。

喻培倫：好的！我想請國興與漢翹你們兩位送林太太回去再來吧！

卓國興：好的！我們送林太太去！

黃花崗 (第一幕)

五〇

——林太太無可如何的走去，大家都用同情的目光送她。

徐宗漢：(同情地)怎麼辦？

喻培倫：請覺民出來！

——林覺民悲苦地走出來。

方聲洞：覺民，你不能這樣，那太痛苦了！你應該去見她，告訴她！

林覺民：(痛苦地)啊！不能！請你們原諒我，我不是一個殘忍無情的人，我是極愛她的，但是因為我太愛我們的民族，所以我勇為革命而死。(更痛苦)我自和她結婚以來，我何嘗不想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但是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有幾家能夠呢？

徐宗漢：但是目前的事情擺在這裡，我們都替她難受！

林覺民：(回憶地)我在四五年前的一天晚上，我曾經告訴過她，我說與其是我先她而死，到不如她先我而死。她起初聽了發起氣來，後經過我的解釋，她也就不

有話說了。因為她的身體不好，如果是我先死了，她一定經不起這大的悲痛，而我也就不忍她受那大的痛苦，所以我希望她先死，而讓我痛苦；但是今天我必要先她而死，故我不能見她而更使她痛苦！

——大家都默然，徐宗漢快要哭了。

喻培倫：但是你應該節制你的情感，把這個事情安置一下。

林覺民：不，安置她個人的事情是小，國家的事情是大，我們應該把死生看得更明白一點。以今天的情勢看來，天災可以死人，盜賊可以死人，被列強侵略可以死人，貪官污吏虐民可以死人，我們處今天的中國，國內無時無地不可以死；到那個時候使我眼睜睜看她死，或使她眼睜睜看我死，我也不忍，她也不能。即算沒有死而離散不相見，徒然使兩地眼穿而骨化石，試問古今幾曾見破鏡能圓，那比死還更苦，所以我率性願死而不顧她啦！至如我今日之死已無遺憾，國事成不成，還有同志在。

徐宗漢：你使得我們都悲痛和興奮起來！

林覺民：我們還要有最大的決心，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偉業。我向來主張，「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我拿愛她的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才敢先她而死，不去顧她。但是我也希望她以天下人爲念，樂於讓我去犧牲和她自己的幸福，而爲天下人謀永久的幸福啦！

喻培倫：(感動地)覺民：你真偉大，天下人如果都能像你這樣，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既然是這樣，就讓我們派人送她回去吧！你不見她也好。

林覺民：(堅決地)就這樣辦，以後關於這個問題，請你不要再提起，免得使我使痛苦才好。

喻培倫：(同情地)是呀！

徐宗漢：(想起來，看鏢)克強到這個時候，怎麼還不回來呢？

——外面打門的聲音。

方聲洞：你們看！這一定是克強回來了！

——方聲洞走去開門，果然是克強英武地立在門口，矮胖胖的身體，和藹的笑容，大家發出快樂歡呼之聲。

大家：啊！

——宗漢第一個走到他的前面去。熱情地做去想抱着他的姿勢，克強走進來，快樂的拍拍她的肩。

徐宗漢：克強！你真的回來！（有一種依依之情。）

黃克強：是的！同志們，我很想看你！爲着中華族民族的解放急於想看到你們！

喻培倫：我們正等着你回來決定一切。

黃克強：好極了，你們都在這裏，我們現在就談談！

——大家集合的坐下。

喻培倫：現在革命的苦悶時代，滿清政府是這樣的腐敗，而又加緊的壓迫我們，我

們的環境是非常險惡，時時有被捕的可能，但是我們都不管他。本身感到困難的，一是槍械的問題，二是財政的問題，三是舉義日期的問題和配備工作的問題。

黃克強：環境的困難，我是預想到的，本身的這些問題，都可以設法來解決。

——大家興奮起來。

方聲洞：都可以解決嗎？我們即刻就動手！

黃克強：（慨然地檢討）我們本來決定在十五號那天就發動的，一方面因為美國華僑方面的款子沒有到齊，全荷屬一萬五千元在廿號以後才到。一方面因為溫生才刺孚琦的事件發生，省會正戒着嚴，想等和緩一下。一方面在日本所購的槍那時都還沒有到。現在日本方面的軍械已經陸續都到了，過去我們是用頭髮裝運，現在發明才用罐頭裝運，不久就可以運齊。因為連日這邊風聲甚緊，港部恐這裡沒有人主持，所以由大家決定才要我們今天來。

徐宗溥：我們那天發動呢？

黃克強：大家以爲那天最好呢？

陳鏡波：我想最好是改遲一點，準備得更充足些！

陳炯明：我他以爲我們現在所準備的實在不夠！

陳鏡波：兩平的意思也是一樣，他也覺得要有六百枝槍才能發動。

喻培倫：我們應該在廿八號來發動，現在一切的準備都已經差不多，而且選鋒方面的同志已到了十分八九。同時我們要靠新軍，如果改遲，在新軍方面也有調走的消息，那時力量就更單薄，舉事更難。

黃克強：凡有事情，要幹的時候，必要有一個大決心，就是「不成功即成仁」才有收穫。事到今日我們如果再要改期，那就等於把我們自己來解體，將來如事不成，何以對得起總理？何以對得起海外的同胞？如果大家不解決心，我願一人獨拚李準，以謝同志。

陳鏡波：不是解體的問題，也許因為我們緩一點，環境會好起來也說不定。

黃克強：你們要知道，我們同胞都在帝國主義的侵略下，在滿清政府腐敗的政治壓迫下，過着牛馬和奴隸的生活，還能許我們等待嗎？我們要知道，革命是不會有好環境給我們的。

陳炯明：我們也要自己估量一下，不見得我們一革命，我們的同胞都能夠享福的
噉！

黃克強：對革命沒有完全了解，是我們的損失。我們更要知道，革命是有過程的，在這過程中，我們不能貪圖幸福，是要自己去犧牲的，然後才能得到人類的幸福，民族的光明。

陳炯明：既然一時談不到，又何必這樣着急不改期呢？

喻培倫：我剛才說過，革命是沒有等待的，如果我們遲了一天，也許人類的進化因此會要遲到一年或者一世紀。

陳鏡波：我不懂得這些哲學，不過社會始終總是一個社會。

黃克強：但是我們要把黑暗的社會，變爲光明的社會，把人類奴隸牛馬的生活，變

成光明幸福的生活。

徐宗漢：一切光明和幸福是在黑暗和艱苦中產生的，經不住困苦，就衝不破黑暗，就沒有革命的前途。

林覺民：革命者，應該拿自己的血肉去預報人類幸福的降臨，但是這個幸福他自己却享不到，我們的血流得愈多，革命之火會變成爲燎原之勢，然後才是民族之路，世界人類之和平！幸福！她會像一個溫暖明媚的春天而來的。

徐宗漢：你們看見嗎？革命之火在燎原啦，民族的幸福和光明快惡要降臨了，她告訴我們向前去！向前去！

黃克強：對！對！光明告訴我們，向前去！向前去！個人的生命算得甚麼，在中國無限的受苦之前，個人的受苦又算得甚麼？我相信犧牲是最有力量的！我

相信無辜的血肉是最有力量的！鏡波，燭明，覺得怎樣呢？

陳燭明：我也並沒有甚麼成見。

陳鏡波：我也不過是爲着革命的前途多一個顧慮而已。

黃克強：那末很好，我們現在決定在廿八日發動，現在我們還是依照十日發難會的決議分十路進攻。由我率南洋及閩省同志百人攻兩廣總督署，趙聲率江蘇安徽同志百人攻打水師行台。徐維揚莫紀彭率北江同志百人攻督練公所。燭明胡毅率民軍及東江同志百人防截旗滿界及佔領歸德門大北門兩城樓。黃俠毅梁起率東莞同志百人攻巡警道及廣州中協署，兼守大南門。姚雨平率所部百人佔領飛來廟小北門并延燕塘新軍入城。李文甫率五十八人攻旗界石馬橋軍械局。張祿村率五十人佔龍王廟。高地洪承點率五十人破西槐二巷炮營。羅仲霍率五十人破壞電信局。放火委員照原定計劃入旗界放火擾散軍心。這幾天我們盡量作準備工作，隨後我們分途去進行。

喻培倫：好極了！我看就是這樣決定吧！

方聲洞：我同意！

陳炯明：克強剛剛來，很辛苦，現在也快吃飯了，其它的事我們吃了飯再決定。

黃克強：好的你們先去吧！

喻培倫：吃過飯再繼續的談！

——大家隨着去吃飯，克強走到門口，宗漢叫他回過來。

徐宗漢：啊！克強！

黃克強：（站住回過頭來）啊！有甚麼事？真的，我還沒有和你談談。

徐宗漢：不是，我個人到沒有關係，爲着我們的革命，你應該注意兩個人。

黃克強：（故作不知）啊！甚麼人？

徐宗漢：我以爲陳鏡波這個人很可疑，你沒有到以前的時候，那些狗才來搜查，我們總部的名單，他把它挾在書裡，不去藏起來，險些被那狗才們所發覺了，不

知他是何居心。

黃克強：呀！有這樣的事嗎？

徐宗漢：還有，就是陳炯明，這個人非常投機，不堅決。工作的分配，對於他們兩個人是要特別注意的。

黃克強：啊！謝謝你！還有誰嗎？

徐宗漢：其次我就顧慮到兩平運動新軍的不可靠，或者組織不嚴密，他等一會要回來你可以切實的問他。

黃克強：（感念地）啊宗漢！在這些地方更顯得你的可愛！

徐宗漢：真的嗎？但是我很少看到你怎樣的愛我。

黃克強：這因為我的責任太大了，沒有一刻鐘可以使我們沉醉在愛的懷抱裏！

徐宗漢：（依戀地）啊！既然沒有一刻鐘的時候可以使我們沉醉在愛的懷抱裡，克強！那末一分鐘或者是一秒鐘吧！

黃克強：（去抱她）啊！親愛的，我們永遠地愛着！

徐宗漢：（回答地）我們永遠地愛着！走向革命的大路。

——姚雨平高興的跑進來，他們不好意思的散開了。

姚雨平：（笑起來）啊！他們呢？

黃克強：好的，你很辛苦！（指徐宗漢）叫他們都來吧！（徐下）

——他們陸續又從飯廳裏回來了。

姚雨平：剛才我聽說是新軍有問題，我特地去跑了一趟。

黃克強：結果怎麼樣？

——大家注意聽。

姚雨平：結果是好極了，不但全部的新軍沒有問題，而且巡防營和會黨的，都運用的很好，只要我們一決定舉事，令命一下，他們全部都可以動手，沒有問題；

這責任完全交給我好了。

黃花崗（第一幕）

六二

黃克強：啊！好極了，我們革命的前途是勝利的！
大家：（高聲地）我們革命的前途是勝利的。

——幕——

第一幕

時間：三月廿七深夜

舞台：兩廣總督衙內洋花廳

人物：

張鳴岐

李準

張之霖友：黃國才（是一個很會觀臉色，仰人鼻息，善於逢迎的「幫閒」角色。）

應伯聲

林人望

李之霖友：田婁清

陳鏡波：（不出場）

張妾

黃花崗（第二幕）

黃花園（第二幕）

六四

婢女

男役：甲乙

景：洋花廳內。正中爲八扇穿花格屏風門，左右兩側有門通入內室，廳正中懸御筆字中堂，及條幅，中置高長案，案上置朱色古瓶，銅香爐，綠裝書，以及紅色爪燈，一大圓窗，窗下左面是張鳴歧的公文枱，上置文房四寶和檯卷，枱旁置太師椅一把，爲張批閱公文後所用。舞台正中左右兩面置雲石茶几及靠椅八大張，右面爲長大之穿衣鏡，和高腳的花瓶盆架。廳中懸四大燈籠。舞台左右前均有門可出入。

開幕時舞台光綫不甚強，舞台被屏風後的微紅燈光所映亮，一陣洋琴（蝴蝶琴）聲從內飄出，敲着當時流行的小調。遠遠地傳敲三更的聲音。舞台上——個侍役一面打哈欠，一面在整理張鳴歧公文枱上的東西。

男役甲：（疲憊地）自言自語，呵——唔！真累，三更了，真想睡，可是老爺們偏偏

還不回來，唉！真難侍候！累死了！呵——唔！（支持不住地伏在案上睡去。
屏風後琴聲止，遠處傳來不斷的敲三更聲，一個婢女從屏風後出來，看見侍役
瞠狀，覺好笑，有意戲弄地，裝着老爺的聲音。高叫。）

婢女：奴才！整天睡，整夜睡，好大的狗胆，睡到我的公案上來了，你還想留這
條狗命嗎？混賬王八旦，滾！

男役甲：（突被驚醒，不敢抬頭即跪下求饒。）是！是！大人，奴才，糊塗，下次不
敢。

婢女：奴才，給我滾！

男役甲：是，（站起，抬頭見是婢，動氣。）哦！原來是你這個賤丫頭，讓我來教訓
你。（想追打婢。婢一面笑着跑到椅後，一面用手指屏風後，說。）

婢女：你取，你敢，二奶奶在後面正不舒服，回頭給她聽到了，真要你滾蛋！
（她一面依奶奶勢力來壓服他。）

男役甲：(屈服的)那麼你跑到這兒來幹嗎？深更半夜，像野貓叫一樣的。

婢女：幹嗎？還不是奶奶要我上這兒來，看大人回來了沒有？喂，你可知道大人今晚這夜深還沒回來，是不是有什麼機密大事嗎？

男役甲：(抱怨的)屁的大事，還不是下長堤去吃花酒了呢！

婢女：(開玩笑的)那麼我去告訴二奶奶，說你告訴我，說大人是去吃花酒去了。

男役甲：(着急驚惶)呵！你別，別，別去！若是給大人知道了，那可真要奴才的狗命了，求你做做好事！

婢女：不，我一定告訴二奶奶。

男役甲：(哭喪的)求求您，做做好事，饒了我，饒了我，賞我一碗飯吃。

婢女：不，不，我一定告訴二奶奶。

男役甲：(跪下)我給您磕頭，下跪，饒了我。

婢女：.....

（正在這時，遠處傳來麼喝的聲音：「大人回府！侍候大人！」脚步聲由遠而近，婢急閃入屏風內，役失神地立起仍收拾桌椅，張鳴岐借幕友黃國才入。役甲趨前打千，張面現醉意，行路畧不穩狀，言語失常態。）

張鳴岐：（向幕友）我真累了，讓我好好的休息一下。（疲倦地倒在太師椅上，但又興奮地向幕友）可是小琴這姑娘，倒殷勤得很。

黃國才：（會意的）是，這姑娘很有一點大家閨秀的風度，這是大人的卓見明識。

張鳴岐：對，以後有機會，還想和這個姑娘談一談，她倒還風雅得很。

黃國才：是，只要大人高興，交給下走去辦就是，回頭打發人去把她接到下走舍下
去住，只要大人吩咐一句，隨時就可以要她來侍候大人。

張鳴岐：（樂意的）好，就照你這樣去辦吧！（隨又打呵欠倒下）唉！真累透了。要不是關了孕琦那樁事情，我真想這趁公餘的時候玩過痛快，偏偏這些亂黨又在搗亂，呵——唔。（一面拿出鼻烟壺來吸，一面噙眼養神）

黃國才：是，是，這些革命黨，真是該殺，應當抓到一個殺一個！給他個斬草絕根才好！

(這時婢女從屏風後出，向張打千)

婢女：大人晚安，二奶奶請大人回上房休息。

張鳴岐：(微張睜眼)唔，就來了！

婢女：大人，二奶奶侍候大人很久了。

張鳴岐：唔！知道了，(婢下。)

(張正起身，幕友黃國才告退。)

黃國才：大人，請納福！(打拱欲下，另一幕友應伯聲匆忙入。)

應伯聲：(張皇狀，向張打拱)參見大人，有機密事要報告大人。

張鳴岐：(畧不快，一面打呵欠)什麼事，明天再說吧！

應伯聲：是革命黨搗亂的事。

張鳴岐：革命黨不是前天抓起來了嗎？那裡還有這許多革命黨呢！

應伯聲：是的，前天抓到的那批，已經照大人的意旨辦了。可是今天又抓到一批私運軍火的，他們假裝通頭髮的商人，表面上是運髮，其實裡面都是藏着軍火，今天晚上在南門那邊被守城的守兵搜出來，當場擒到了幾個革命黨人。聽說這些軍火是他們運來準備起事暴動的。

張鳴岐：（吃驚）哦！怎麼這些革命人捉不盡，殺不盡呢？

應伯聲：所以特地是請示大人吩咐辦法，這是緊要的事情，要採取緊要的處置才好。

張鳴岐：殺不盡的東西！（張在台上來回踱着，考慮應付方法。兩幕友也在搖頭想

計策。這時屏風後傳來嬌滴的聲音。）

張 妾：大人！大人！

張鳴岐：呃，就來！

張 妾：大人，大人！請快休息吧，別太操勞了。

張鳴岐：知道了，知道了！唉！革命黨！這簡直是大逆不道，目無天子王法了，真是有意和我爲難！唉！（焦急地想不出應付方法。這時張妾從屏風後伸出身來，嬌嗔的樣子。）

張 妾：大人！時間已經不早了，別太操勞了，請到上房安憩吧！

張鳴岐：是，是，我就來，還有一些事情沒有辦好？

兩幕友：（同時打拱）夫人，晚安！

張 妾：（很不高興的走出瞥一眼。她穿粉紅的旗服艷裝，很輕挑地又嬌媚地向張鳴岐。）什麼事情！明兒辦不成嗎？大人，您的身體也得要保重才是。

張鳴岐：是，是，但是……

張 妾：但是不可以嗎？

張鳴岐：呃，是……

應伯聲：呵！夫人，這是一件極密的要事，要請示大人緊急處置的。

張 妾：（不高興地）我知道是極密要事，但是明天辦不成嗎？你們應當替大人分勞才是。你可知道大人是國家的重臣，要是給大人操勞過度了，那不是國家的損失嗎？（教訓的）兩位還有什麼事跟大人商量嗎？

黃國才：（同時的）是。是！（恭敬的）

應伯聲：（懼內和焦燥的）呃！……

張鳴岐：呃！大人……

張 妾：大人！

黃國才：（識相的拉應下）並向張妾討好告退的 夫人，大人。晚安！

應伯聲：夫人。大人！晚安！（同時下。）

張 妾：（嬌滴滴的）大人，您總是不聽我的話，太過操勞，不是很不好嗎？

張鳴岐：是，是，但是有緊要的極密事要辦，也沒有法子呢。

張 姜：得啦，得啦，我真看不慣，你總是受他們纏着，你看剛才那兩個人總是攔着一副鬼樣子，我真討厭！

張鳴岐：不，你不知道，這是一樁重要的事情！

張 姜：什麼重要的事情，還不是老套？

張鳴岐：不，是革命黨要鬧事呢！

張 姜：革命黨鬧事，抓起來殺他一兩個！不就得了嗎？

張鳴岐：唉！你不知道，殺不盡呢！越殺反而越多了！

張 姜：好啦！好啦！別再說吧！本來我是不害怕什麼革命黨的。可是給你說得我
也害怕起來了，所以我每天總是很耽心，怕您到外面去的時候，會像孚琦一樣

地給革命黨暗算呢！

張鳴岐：（被提醒一般驚慌的）不會的！不會的！

張 姜：好啦！別說啦！請回上房歇歇去吧？

（妾拉張入內，外傳來腳步的聲音，侍役匆忙入，大聲向張稟告。）

侍役：啓稟大人，李提督有要事來訪。他要立刻見大人。

（張和妾停住頗顯驚惶。）

張鳴岐：李提督要見我？爲甚麼要這樣深夜地來見我？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男役乙：在外面客廳裡！

（李從外面應聲而入，後面跟着他的幕友田要清。）

李準：（惶惶地，神色不安，精神不足，像睡眠不足和抽烟未過癮一樣，個子矮小陰狠人物。）我在這裡！對不起，我不待您的傳報，就走進了，這爲了機密的要事，請總督原諒。（進內見張妾行禮。）哦！還有夫人請原諒。

張妾：哦！沒有什麼？我在這裡不便吧！

李準：不要緊，不要緊，（妾下。向張）總督大人，你可曾接到密報？據說今天搜到革命黨人私運的幾箱軍火，而且聽說他們最近就打算起事。而且現在省防的

軍隊很單薄，我想跟總督來籌商一個應付的辦法。不過，呵——唔（打呵欠烟癮發）

張鳴岐：唔！（畧一思索），好！李大人來得正好，我們要好好地磋商一個當前的法子！來人呀！

男役乙：（上）侍候了，請大人吩咐。

張鳴岐：你去請林人望大人來，說我有要緊的事情和他商量，請他快到花廳來見我！快！呵！哈！

男役乙：是，是役下）

張鳴岐：今天，你還有什麼情報嗎？哈！唔！

李準：除此以外還有其他新的情報，我們派到革命黨裡面去工作的人還沒有回來報告，大概今天晚上他會有報告來的。

張鳴岐：是不是那個姓陳的？

李準：是的，正……哈……」打哈「正是他。」

張鳴岐：好，那麼，我們等他的報告吧！

（，張和李二人都顯着支持不住，連打呵欠，顯着烟癮發的樣子。張姜
上。）

張姜：大人，李大人，很夜深了，您們太累了，我看還是到後面貴妃榻上去休息
一會兒從一盞神再說吧！

張鳴岐：對，倒說得對，精神可真乏透了。請吧！彼此知交，不必客氣了，回頭再
來想個對付的辦法。哈——

李準：一定奉陪，哈，哈，哈！

（張和李及張姜同入屏風內，舞台上只剩下李準友田要清一人，目送他們
進內，就蹣跚手蹣脚地跑到張公文枱上去偷翻公文，但聽到近處的咳嗽聲，他又
裝着自由自在的昂頭在廳中踱方步，一面掏出鼻烟壺來吸。這時從屏風後傳出

張，李，及張妾的笑聲，田要清一聽此聲，使他不自禁地烟癮發出來，一面偷向屏風內張望，忽地遠處傳來脚步聲！田立刻裝作在看御書中堂，搖頭擺腦地讀着。這時張的重要幕友林人望入。見田頗驚。兩人面對面，似有宿怨，不相理會，但爲官場面子，又不得不擺出笑臉來應酬。

林人望：(揶揄嫉妬)哦！我以爲是誰，原來是田要翁。

田要清：豈敢，豈敢：林望公，今天天氣，哈哈！

林人望：(懷疑嫉妬的)今天天氣倒很好，大概是皇道吉日吧！田要公也到我們總督府來做起客人來了。

田要清：(自負的)不敢當，不敢當，不過有點要緊的事情要來跟總督大人請示，商量一下，這是有關於國家安危的大事！

林人望：(醋意的)真想不到，幾天不見，田要公却參與起總督大人們的機密大事來了。真是失禮，倒要請田公在大人們面前提拔提拔。那麼，我想關於那些捐官

賣職的事情，田公不會再去干涉操心了吧？

田要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在我的勢力範圍之下的事，少不得還要過問過問。

林人望：真想不到，捐官賣職倒在田要公勢力範圍之下。那麼，田要公又是在什麼人勢力範圍之下呢？恐怕李提督夫人的文書包，倒有人已經背不動了吧！

田要清：（老羞成怒的。）我想背提督的文書包，倒算不了什麼，恐怕還有人在總督大人面前脫靴子呢！哈哈！

林人望：（擲揄地）噯呀！這室裏越來越酸味了，來人呀！（外面侍役的應聲，「到！」）快給我去把古銅爐的檀香點上，這屋子裏酸不過的。

田要清：知道被林的奚落，但却自傲地，吐一口唾沫。叱！令人欲嘔！哈！（烟癮發，他立刻拿出鼻烟壺來吸。林與田兩人正相持僵局間，幕友應伯聲上。）

應伯聲：兩位晚安，現在有緊急的事情要見總督大人和李提督大人。

（他的高聲驚動了後面抽着烟的張李二人，二人由屏風後出。）

張鳴岐：你們都來了嗎？爲什麼不早稟告我呢！

林人望：是，是，大人，侍候多時了。

張鳴岐：（向應）你有什麼事要說嗎？爲什麼大聲大氣的呢！

應伯聲：稟告大人，剛才得到的緊要探報，說在省防的兩營新兵受了革命黨人的運動，形勢不穩，他們準備在革命黨人起事的時候，一同加入謀反。據說革命黨人想趁着省防空虛的時候圖謀最近暴動，所以請總督和提督大人趕快設法鎮

壓。

（各人聽話後，面色立變，大爲驚惶。）

張鳴岐：吓！怎怎怎麼，有這樣的事，吓，你們平日爲，爲，爲什麼不留心革命黨人的活動，直到這個時候，才才來報告，真是糊，糊塗，混蛋。

衆幕友：（同聲）是，是，大人，我們只以爲抓到了革命黨殺頭了，就完了，那曉得他們如此之多！

張鳴岐：糊塗！混蛋！革命黨！王八蛋！你們平日受什麼國祿，連這一點事情都沒有明察到；萬一鬧出什麼亂事，要我如何去見朝廷。

應伯聲：是，是！奴才等知罪，（兩人低頭不敢抬起來）
林人望

（這時李準在旁熱鬚焦燥，他的幕友田要清在一旁冷笑。）

李準：（向應）你這個消息是可靠的嗎？

應伯聲：是，提督大人，是確確實實的密報。

田要清：卑躬的啓稟兩位大人，現在亂黨已成燎原之火，國家危在旦夕，我看事不宜緩，還是想法先繳兩營新軍的械，以防不測吧！

（這時大家都被他提這個問題所吸引，大家都無形地集中到這個問題上來。）

張鳴岐：（向李）那麼你立刻派兵去繳新軍的械。

林人望：不成吧，新軍都是早具謀反的念頭，具有必死的決心，況且他們的軍火精良，平日有訓練，若是弄得不好，他們立刻起來反抗是其值得憂慮的，況且省防又空虛得很。這要請張大人考慮才好！

應伯聲：但是我們現在不解除他們的武器，等到革命黨的運動成熟，乘機起事的時候，那為患就更大了。

田要清：我看還是趁他們出去練兵的時候，派幾個人去把他們的槍枝拿出來，等他們回營的時候，變成徒手，不是無用武之地了嗎？

李準：（點頭）唔！這個計到不錯。

張鳴岐：（點頭）唔！很不錯。

（這時田得意的，可是林却嫉妬起來。）

林人望：錯到是不錯，可是兩營人，有六七百枝鎗呢？要搬出來，是目標很大的，這個消息若走漏給新軍知道，那就更糟了。我看不如趁他們練兵的時候，派人

借名去檢閱兵舍，去的時候，可以一個個把他們留在營裡的鎗枝機柄取下來，六七百枝槍的機柄，只要兩隻大籬筐就可以裝出來了。

張鳴岐

李準：（同時的），這個計策好。

林人望：（更得意）的那麼請李提督大人立刻派人去辦。

李準：（轉問田）你回頭回衙。立刻下令明天依計辦理。

張鳴岐：（放心的）唉（呵一口氣）現在只要把新軍的問題解決，亂黨的事總好辦了吧！（向林）回頭下令全城，挨戶搜查，嚴拿亂黨。

林人望：是，是！

張鳴岐：現在就這樣決定吧！哈——唔！（打哈欠）真累極了！其他的事情讓明天再說吧？

應伯聲：哦，啓稟大人，外面還有一個姓陳不肯說出名字的，有緊要的事情要參見

大人。

張鳴岐
李準：(同時的)哦！

應伯聲：他說有非常迫切的要事！

張鳴岐：(惶急和生氣的)那麼你老早爲什麼不說呢！真糊塗！李大人坐坐，我去一

去就來！(張下，應隨下。)

李準：(一樣焦急，)又不知道有什麼亂子來了。(張，應，再上驚慌失色。)

李準：(焦急的)總督，有什麼特別的消息。

張鳴岐：他說已經打聽到了，革命黨方面，由胡漢民，黃克強的佈置，已經十分精密，各方面的軍火已經陸續地私運到省，同時新軍方面，也和他們有過密切的接洽，他們現在決定本月廿八號起事謀反，首先就是進攻總督府。

張鳴岐：進攻總督府！

李準：(驚惶失措)哦！二，二十八號！二十八號！

張鳴岐：這個事情怎麼辦呢？怎辦呢！

李準：唔！我想最好……

張鳴岐：（急問）最好什麼？——

李準：最好趕快把新軍裹而靠不住的抓來，同時把所有的
新軍解決？

張鳴岐：省城軍力到底太薄了，亂黨攻打起總督府來，我看……

（全場陷于一種沉寂空氣中。）

李準：（慢慢的）我，我以為，（快速地）立刻把吳宗禹的巡防營調回鞏固省城！

田要情：（賣弄地考慮）唔，調回巡防營……

林人望：對，對，把吳宗禹的軍隊調回來以兩營駐守龍王廟高地，以扼亂黨死命，

以所餘的守在靖海門沿河一帶船上，以扼其後路，則省城固若金湯了。

張鳴岐：怕是不怎麼怕，可是他們首先要進攻總督府，我，我，我們應採取如何措

置？

（大家惶恐，沉靜片刻。）

林人望：我倒有一計。我們一方面鼓吹說總督大人和提督大人在督府會審亂黨，一方面我們立刻將督府裡的重要文件遷出，佈一個空城計，同時在四城埋下重兵，四面把他們包圍起來，也許一鼓殲滅了這些亂黨！

張鳴岐：對，對，（向各幕友）立刻下令全府大小官員，起來整理檔案行李文件，悄悄遷出督府，如有走漏消息者，誅三族！

衆幕友：是，是，（同打恭下。）

李準：（向張告辭，）總督請歇着吧！告辭！（這時衆人皆下，舞台上只剩下張一個人，精神不振，惶恐焦急，在舞台走來走去。遠處傳來鼓四更聲，和鷄的啼叫！夾着後面叫喚人們起來的聲音，搬運物件的聲音，混成一遍，像預感着一陣暴風雨的襲來，張個人驚惶地，徬徨着。）

張鳴岐：唉！首，首先進攻總督府，二，二十八號！（這時從屏後閃出張妾來，穿着未扣完整的睡衣，驚惶地上。）

張 妾：大人！大人！爲什麼全衙這樣吵鬧，我！我！我怕！（這時衙役門燃着火

炬來搬運什物，紅光映進洋廳來，更增加恐慌。）

張鳴岐：是，是，是革命黨要造反了！

張 妾：那麼怎辦呢！大人！大人！

張鳴岐：快，快，快去收拾金銀財寶，你立刻搬出督府吧！

張 妾：大人！大人！到那裡去！到那裡去！我還有很多的首飾！

張鳴岐：不要了！不要了！

張 妾：不行，不行！大人！你去和我收拾，（拖張）大人！

張鳴岐：（糾纏，）不，不，不！你去！你去！我腳有點軟！我，我走不動！

張 妾：（拖張）不，不，我。我怕，大人！大人！大人！你快帶我走！快帶我走

……（拖張下。張腳軟！走不動！舞台後喊聲與更聲更急！）

張 妾：大人！大人！大人！（聲音後面送出來！被衙役呼聲掩掉。）

黃花崗
(第二幕)

第二幕

地點：另一革命機關

時間：民國紀元前一年三月廿八晚七時許

登場人物：

黃興

林覺民 廿五歲

喻培倫 廿六歲

林文 廿五歲

方聲洞 廿六歲

林尹明 廿五歲

宋建侯 卅二歲

李文甫 廿餘歲

黃花崗（第三幕）

黃花崗（第三幕）

八八

羅則軍 三十歲

鄭坤

胡毅生

陳燭明

姚雨平

徐宗漢

其他男女志士若干人

佈景：

中產者的一間內客廳，右首一門通外路，後左一門通內室，與此門成倚角，在壁後端尙有一門通別室。壁上滿掛着對聯，偏左有一方桌，靠右壁是富麗的紅木椅几。台後有一長樑，上擱花瓶之類。

幕開時，燈光甚暗，僅能辨別舞台上的什物。右門外，却燈光甚強。因時

外面正在辦着假喜事，精雜的人聲，也不斷地傳來。但在舞台上不僅不爲其所擾，反越顯得沉寂。

在暗淡的燈光中活動着的人們却異常緊張，忙忙碌碌地搬着一些裡面藏着軍火的罐頭，外表看起來，有的像食品，有的像原料。他們是年輕的男女一羣，個個人是那樣的堅定，活潑。因爲他們是經過長時期的決心的，所以看上去雖然緊張，却也不感到怎樣的重壓。他們靜默的時候多，偶然地也彼此交談幾句。一會兒，兩位女志士抬着一些鎗桿出來。

男聲一：（關切地）不太重嗎？

女聲一：算不了甚麼。

男聲一：是槍枝吧？

女聲一：不錯。

男聲一：搬到那兒去？

女聲一：你問它幹嗎？知道嗎？這是我的嫁粧。

男聲一：當心些呀！一會兒連新嫁娘也——

女聲一：放你屁，講這些喪氣話。

男聲一：嗚嗚！好利害的新娘！（持罐頭等物，行近門）喂！你當新娘這是第幾次了。

女聲一：唔——八，十，十一，第十二次。怎麼樣？

男聲一：那末，祝你當新娘當到老。（下）

女聲一：呸！（回頭）怎麼，走呀！

女聲二：大姐，我們歇一會兒吧？

女聲一：真沒用，這樣快就累了嗎？

女聲二：（坐下）大姐你說不要緊嗎？

女聲一：你就這樣胆小。我們不是已經搬了好多次嗎？幾時出過漏了。你怕就不用

革命。

女聲二：這倒不是怕。但是每當我想到那一切情況的時候，心裏總像有件事放不下似的。

女聲一：得了，到了那種時候還有甚麼放不下的，——其實，你放心吧，這次我們的成功是一定的。那些人簡直一點用也沒有，個個蠢得像條豬，祇要我們一動手，包你嚇得他們跪下來叩頭叫饒。別的不用說，單講李準那老狗罷，別人不是把他說得比鬼還陰險嗎？可是在這時分，聽說他還有閒工夫和嚮姐兒們爭風吃醋哩！

女聲二：不過，大姐，你就不知道外邊風色那樣緊，萬一……

女聲一：好了，請別再講了吧！除了死，還有甚麼更危險的！

女聲二：大姐，你別誤會，我並不是怕死，我担心的是，死又死不掉的時候，不知應該怎樣辦才好？

女聲一：這個——呀，（從袋取出一個紙包）我把這個分一半給你就不用担心了

女聲二：(接過紙包)這是甚麼？

女聲一：當心些呀！這是毒藥。

女聲二：毒藥？

女聲一：不錯。担任搬運軍火的同志們，身上差不多全帶着這個。就準備萬一出了一漏子脫不了身時用的。我沒有早給你，這真是一個疏忽。

女聲二：不錯，這樣才可以使我更放心些。

女聲一：好了，別多說了吧，他們也許在那兒已經等急了。

(舞台稍靜，林文上，見室內無人，着燈。舒伸一下身體，坐下。一會兒，右門外傳來鑼鼓喧嘩聲，現出得意的微笑。林尹明，林覺民，喻培倫，鄭坤偕出。)

林尹明：時爽(林文號)，花轎出門了！

林文：唔！

鄭坤：嘿，他媽的那麼多的傢伙，想不到一下子便搬完了。

林尹明：（向喻培倫）不是還剩下一些嗎？

喻培倫：那些是留着準備這兒用的，省得明天再搬起來費事。

鄭坤：（得意地）喻大哥，這法兒是誰想出來的？真好極了。用一頂花轎，這麼抬來抬去的，人家還以為真的是新娘子出嫁呢！他媽的，鬼才知道，花轎裡面竟是個專殺槌子的母夜叉。哈哈，我說喻大哥，這次革命成功了，我可想這法子的人，非得大大地獎他一下不可。還有那個想辦法用罐頭來運軍火的。

林文：得了，阿坤，閉上你的嘴吧，別講傻話。

鄭坤：傻話？嘿嘿，喻大哥，還是你講吧，你說革命成功了，還捨不得大大地獎下功臣嗎？

林尹明：如果革命成功了，那還用說。可是也不要想得太樂觀了，即使目前成功了，此後的事還多着呢。何況目前的情勢還難說得很——

鄭 坤：(頗着急)你說——

林尹明：自然，革命的成功是一定的，一次失敗了，再來第二次，還有第三次，第

四次——

林覺民：唉——

林 文：哎，覺民，嘆甚麼氣，是因為這兩天風聲太緊嗎？

林覺民：(無語地搖頭)……

鄭 坤：他還不是惦記着他那大嫂子！

林 文：覺民，真的嗎？

林覺民：(搖頭)如果真是這樣，那天她來，也不用避過她了。不過我們到底還是人

，總難免——

林尹明：哎喲，別裝腔作勢了，看上去真不舒服。

林覺民：什麼？(正色地)尹明，你不要以為我有什麼動搖，人情是人情，革命是革

命。爲了革命成功，一切都可犧牲。同時我也已經準備了一切的犧牲來完成這一次的革命。

林文：算我們林門有福。

喻培倫：當然，在這國事日非的時候，熱血的志士，爲了國家的前途，是不會再有什麼顧慮的，除非他甘心作奴隸。

林尹明：所以說陳銳波那傢伙簡直可殺！

鄭坤：陳銳波怎麼樣？

林尹明：這傢伙我早就說他靠不住。可是當時還有人不相信！後來，連最信任他的毅生也這樣說了，大家才對他提防起來。我們忽忽搬家也就爲了這個。他媽的，這傢伙幾時再遇見我時，準定賞他一劍。

鄭坤：那你早點爲甚麼不殺他呢？

喻培倫：所以，咳，此後我們對於內部的組織，應該多加注意才行，尤其是在這風

聲鶴唳的時候。(宋建侯偕方聲澗上)

宋建侯：今天風聲緊得很哪。

林覺民：你聽到什麼消息嗎？

宋建侯：剛才和克強談過，李準這廝像知道了我們的消息似的，昨天新軍被繳了械了。

喻培倫：什麼？

宋建侯：據說是他們得到了新軍不穩的消息。——所以，哎，真要命，兩平又不見他來。

方聲澗：但是，玉琳(宋建侯號)，這也用不着焦急的，李準那廝不見得就會知道新軍同我們已經有了怎樣的聯絡，最多也不過是陳鏡波那混蛋出賣了革命，走漏了消息。不過這也是很平常的，上次新軍起事已經給過他們一個打擊了，這幾天風聲又這樣緊，也許是他們神經過敏，不敢不這樣來一下。

宋建侯：（沉吟地）我看不見得。

林文：（頗焦急）是嗎？——但是，不要緊，反正明天就起事了，他們要防也防不了。我們要有自信，這是必要的，我們對於勝利是有把握的。

林覺民：不錯，勝利一定是我們的，縱然我們自己已被犧牲。——不，爲了獲取勝利，我們的犧牲是必要的；祇要我們有犧牲的決心，縱然這一次失敗了，對於一般民衆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

鄭坤：對，誰怕犧牲誰就不配做一個革命者——

宋建侯：各位，你們不要以爲我是怕，不過事情來得太巧，原來我們是定今天起事的，新軍被繳械的事，恰巧發生在昨天，這一定是他們預知了我們的計劃。——
喻培倫：亞琳，克強的意思怎樣？

宋建侯：克強說這一定是陳鏡波出賣了革命。

林尹明：不錯，一定是這樣，這傢伙鬼頭鬼腦的我早就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可惜

早沒有人信——

鄭坤：他媽的，這忘八蛋非結果了他不可——

喻培倫：阿坤，別亂嚷，你那毛包性子。陳鏡波出賣我們這是可能的。但是尹明，陳鏡波這人靠不住，大家早知道了，過去的事也用不着多提，好在我們改期起事，以後的一切，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出賣，不見得就會打擊我們這一次的革命。玉琳，克強你們的表示怎樣？

宋建侯：他說沒有關係，問題祇在我們應該重加佈置。

林文：不錯。

喻培倫：時爽，我們到那裡去跑一跑，打聽下有沒有更新的消息。我還得去看看那邊製炸彈的情形。玉琳，你對克強說罷，我們一會兒再來。(借林文下。)

鄭坤：咱們喻大哥真能幹，就是喻大哥一個也足夠嚇死那些滿狗了。

宋建侯：(踱了一回)覺民，你覺得怎樣？

林覺民：關於這一點，我覺得不用把他看得怎樣嚴重。不然，難道因此就不幹了嗎？不，有新軍的幫助最好，沒有新軍的幫助，我們也要照樣的幹，我早就具有必死的決心了。前幾天已經寫下了絕命書，也許在接到我死訊之前，就會到家了吧，他們接到了，一定會悲痛，尤其是我那意映，但是我不能顧慮這一些嗎？

玉琳，這是不應該的，一個人既然立志于革命，就必需忠實于革命——

方聲洞：覺民，你這種話是多餘的。你以為玉琳對革命表示懷疑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你錯了，玉琳決不是這樣的人，他重視這件事，真是他老成持重的地方。你對一個忠實的同志，表示懷疑，這是不應該的。

林覺民：不，聲洞，我並沒有這種意思，呀，玉琳，請你千萬別像他那樣想，你是我們的老大哥，又是伯先的代表，對你懷疑，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剛才的說話，祇是表白一下，爲了革命，我是已經不準備再活了的。

宋建侯：覺民，我相信你，我們之間，還有甚麼彼此不了解的地方嗎？不過剛才那

個問題，值得我們注意，我們革命，不能單講犧牲，更應重視使革命得到成功。像剛才那件事。

林尹明：（鄭坤在宋講話時，打個呵欠下。）玉琳？剛才克強的意見怎樣？

宋建侯：他嗎？他首先斷定那是陳鏡波搞的鬼，但是他認為這和我們明天的起事並沒有多大影響。

林尹明：剛才你不是說克強說有幾處地方要重新佈置嗎？

方聲洞：不錯，克強說要找兩平來商量。

林覺民：那末兩平呢？

宋建侯：克強已派人去找了。但是，唉，兩平這個人也真耍命，這樣嚴重的事情，他就像毫不在乎似的，而且，時間上也成問題。我們最初原定是十五起事的，因為來不及，再加上溫生才的事，便改期二十八，又因為軍火的問題，又延到明天。新軍被繳械的事，又直到今天才知道，現在臨時再佈置過，又不知道會

怎樣，這真是……

林尹明：不過，玉琳，事在人爲，這怕甚麼，我相信一定來得及的。不過雨平這人也真是太好好先生的了，人家講八分，他就相信十分……

方聲洞：我想現在講這些都是不必要的，雨平也是很忠實的同志，祇是太相信別人的話了，有時難免會誤事，但是目前——

（黃興偕羅則軍，李文甫上）

黃興：雨平還沒有來嗎？

林覺民：是的，克強。

黃興：新軍被監視的消息，你們都知道了罷？但是我們仍照原來的決定起事。

宋建侯：再佈置起來來得及嗎？

黃興：來得及，這並不需要費多大的力。——即使來不及亦得照樣起事。下月初，有兩標（即目前之團）要退伍了，如果再延，就等於我們放棄了這一支主要的

助力。

宋建侯：但是兩平——

黃興：我想他一會兒就可以來了！我已經派人去找他了。玉琳，伯先的部下到
了多少了。

宋建侯：將近一半了，其餘的明天可以到。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因不滿軍令的忽進

忽退，私自走了的——

黃興：這樣的人有多少？

宋建侯：並不多，祇是其中的少數。

黃興：哼！

宋建侯：聽說香港有電報來，要求延期到三十——

黃興：這不行，我已經有覆電去了。

宋建侯：軍火到齊了嗎？

黃興：差不多了。已經接收的槍枝可以夠了，罐頭有一部份還沒有取出來。可是到期一定有槍械發，即使有甚麼意外，也可以根據當時的情形再重新分配。

宋建侯：但是……

黃興：（向尹明）紀雲（即喻）呢？

林尹明：跟時爽一塊兒到那邊去了，一方面去打聽一下，有沒有甚麼新消息，另外還得去看看造炸彈的情形，他說過一會兒就回來。

黃興：（向宋）我們的軍火是不會不夠的，新軍雖被繳了械，但是有炸彈也一樣。伯先的部下明天準能到齊嗎？

宋建侯：祇要沒有意外，一定可以，我已經打電給伯先了，他們來的時候，先到我那裡。

黃興：（點頭不語，稍停）選錄這一方面，大概不成問題的。文甫手下有五十人，則軍手下也有十個八。都是決死之士，而且都是廣東人。他們的任務，是足夠

完成了的。覺民，你們招募來的，到齊了嗎？

林覺民：早到齊了。

方聲洞：這些人也都是抱着決死之心的。他們本準備跟我們回福建起事。後來知道這裏有總的決定，便跟我們來廣州。

黃興：（點頭）燭明部下有一百五十八人左右，我看他也許會指揮不下。毅生部下，也有五十人左右。

羅則軍：我們竟有這樣多的決死同志，這一次的勝利是必屬於我們的。

李文甫：不錯，志士的血是不會白流的。

林覺民：自然，我們流一滴血有一滴血的代價，祇有血和肉的印象，才是人所不能忘記的。

林尹明：克強，我早就這樣決心了。這一次事成之後，請撥一軍給我，讓我做先鋒，我願意犧牲我的一切為革命而効力。我要殺盡這一班沒有人性的撻子，我

要直搗北京，活擒宣統，復我神州，實現三民主義，那時我——

（胡毅生忽忽上）

胡毅生：糟了，克強，一路軍火被破獲了。（全體一驚。）

黃興：甚麼？是那一路？

胡毅生：就是由兩個女同志担任的那一路。

宋建侯：怎樣被破獲的？

胡毅生：因為他們太大意了，露了馬腳。

宋建侯：他們知道是從那兒搬去的嗎？

胡毅生：他們不知道。

黃興：現在她們呢？

胡毅生：當時她們還想抖一下，可是沒辦法，便當場吞毒藥自殺了。

黃興：喔，壯烈的犧牲——尹明，聲洞，還有覺民，你們還快分頭去通知一下，

叫他們當心——快點回來，(尹明，聲洞，覺民同下)

宋建侯：(沉吟)呀？目前的風聲真緊了。

胡毅生：是呀！溫生才這件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了，這幾天外而謠言多得不得了，

新軍被繳械，是鏡波搗的鬼，這次軍火的被破獲，也許不會和鏡波沒有關係

——唉，人心真難測，那樣忠實能幹的人，竟會做內奸，——克強，我看李準

一定知道我們舉事的計劃了。

黃興：畧思索，肯定地「不會的，鏡波前兩天就離開我們這裏了，決定改期還是

昨天的事，他決不會知道。這次軍火被破獲，我想一定是過去做得太順利了，

她們便不把滿狗放在心上，難免一時疏忽，便落在他們的手裏。

宋建侯：本來我們這邊有些人把清廷官吏實在也估計得太低了。

黃興：但是，實際上我們也不能把它估計得太高，當然，太大意是不應該的。

李文甫：不錯，我也這樣想。

胡毅生：但是，克強，怎麼辦呢？我們已經嫌槍枝不夠了，偏又被他們截去了一部份，新軍又被繳了械。這——這——怎麼辦呢！

黃興：（頗暴躁地）這，這有甚麼不好辦的？真該死，怎麼還不見雨平來？

宋建侯：克強——

胡毅生：香港不是有電報來要求改期三十嗎？

黃興：這不行，明天非起事不可

胡毅生：但是——（陳炯明上）

陳炯明：完了，克強，剛才得到消息說張鳴岐和李準調回了兩營巡防軍，并且派三

哨助守龍王廟的高地。

（全體皆驚。）

宋建侯：真的嗎？

陳炯明：真的。

黃花崗（第三幕）

胡毅生：那還不是完了！

陳爛明：是呀！真糟糕！

胡毅生：克強！我看不如改期起事。

陳爛明：我贊成。

(克強不語，羅李互相驚視。)

胡毅生：克強，我說我們非改期不可。你想，新軍被繳了械，我們軍火又不足，再加上龍王廟的高地是個要緊所在。現在被他們捷足先登像握住了我們的命脈一樣，他們一定知道我們起事的消息了，克強，我想非改期不可！

陳爛明：不錯，我也這樣想！

黃興：唔！

姚雨平：(上)克強，你找我是不是爲了新軍被繳械的事？

黃興：不錯，那邊情形怎樣？

姚雨平：沒有關係，雖然破繳了械，但是他們的意志仍很堅決。祇要我們有宿械發給他們，他們仍可以響應我們起事。

黃興：（頗興奮）是嗎？

胡毅生：雨平，你可知道我們軍火被破獲的事？

陳燭明：李準那斯已派三哨人助守龍王廟的高地了。

姚雨平：這個——這個——（不知所措）我想沒有關係。

胡毅生：沒有關係嗎？我們準備改期起事。

陳燭明：我贊成，不然我們一定會失敗。

姚雨平：這個——這個——

宋建侯：雨平，新軍那兒真靠得住嗎？

姚雨平：靠得住，不成問題。

陳燭明：真的嗎？我看不見得。你做的事甚麼都是靠得住，結果沒有一件像你所說

那樣的。雨平，你不能把這麼多人的性命當兒戲呀！

姚雨平：(着急)沒有的事，你放心，我保險！

宋建侯：雨平，對於改期這回事，你覺得怎樣？

姚雨平：我——我，我不贊成。

胡毅生：雨平，你——

宋建侯：克強，我也贊成改期，甚麼事情我們一點把握也沒有，這樣做法太冒險。

而且這一次不僅在組織上有缺點，佈置上也顯得太零亂。如其倉促起事，不如

改期的好。

黃興：可是——(沉吟不語)。

宋建侯：雨平，你的意思是——

姚雨平：(硬爭着)我——我不贊成，不過——不過——

陳炯明：不過甚麼？

姚雨平：不過新軍約定要我們送五百槍枝過去。

宋建侯：雨平，現在那兒來這麼多的槍呢，我看不如改期吧！

陳燭明：當然改期，這還用說，香港不是有電報來要求改期三十嗎？我看不如再遲些，避過風頭再說。

胡毅生：我也贊成改遲點。

宋建侯：雨平——

姚雨平：隨你們好了，我沒有意見。（靜場半分鐘。）

宋建侯：強——

黃興：（氣憤地）哼，改期吧，改期！則軍，文甫，你們趕快回去遣散你們的部下，現在還來得及搭船。玉琳，你也回去。伯先的部下，也叫他們回去。留在這兒，既然不用，反而容易招禍。燭明，毅生，你們也回去罷，去完畢你們善後的任務，完了再來這兒。

陳燭明：那末，我們決定改期了。

黃興：（慘痛地）不錯，我們決定改期了。

（陳，歎，偕下。）

羅則軍：（同時）我們一會兒再來。（下）
李文甫

宋建侯：（難受地）克強，你——

黃興：回去罷，不然來不及了，遣散了伯先的部下再來。——哼，我們決定改期了（宋下）

黃興：雨平，你去通知新軍那邊，就說我們改期了。

姚雨平：（遲疑地）我！想先找時爽。

黃興：好的，他在那邊，你告訴他，就說我們改了期了。（姚應下）

黃興：（衝動地）改期，改期，這是解散。（痛苦地）中山先生的囑託，海外同志的熱望，但是，完了，完了，全完了，——這是我的錯，我不應該答應他們改期

的。——但是，不改則——哎，我錯了，我不應該遣散他們的，這叫我怎樣對得起中山先生？我怎麼對得起海外同志？啊，我不如——（拿稿）不，不行，我不能這樣白白地犧牲。哎，不如和李華那斯拼一拼，這多少也有點價值！不錯，我不能跟他們一樣，他們是改期了，我還得按期起事，（慘笑）他們是改期了，我沒有改，我沒有改，我——（奮勇地站起往外衝。）

徐宗漢：（突然從內室出）克強！

黃興：呀——

徐宗漢：你去那兒！

黃興：我，不去那兒。

徐宗漢：不，我看你神情有點兩樣，你老實講。

黃興：——

徐宗漢：克強，你不能感情從事，你應該認請你自身責任的重大。

黃興：(稍停)你知道嗎！明天的起事改期了。

徐宗漢：什麼，改期了。

黃興：不錯。

徐宗漢：爲什麼？

黃興：他們說要改期。

徐宗漢：誰？

黃興：毅生燭明他們。

徐宗漢：紀雲時爽他們呢？

黃興：都不在場。——但是玉琳也贊成改期。

徐宗漢：所以你就答應了改期！

黃興：(憤怒地)誰說我答應了改期，那是被他們逼的。

徐宗漢：被他們逼的？

黃興：唉，我對不起中山先生，更對不起海外同志，也對不起這次跟我共事的同志。漢妹，同時也對不起你？

徐宗漢：不，克強，這不是對不起對得起的問題。

黃興：所以我決心一個人和李準那廝拼一拼。

徐宗漢：這有甚麼用？

黃興：爲甚麼沒有用？！如果成功的話，至少也除了一個革命的障礙。

徐宗漢：克強，你不能這樣想。你不能把李準個人看得那樣重。你要看清目前我們的目的。我們爲了三民主義的實現，我們爲了完成民族的解放，所以首先要推翻清廷。因此，克強，現在的問題不是你對不對起誰的問題，而在你怎麼樣繼續背負起這革命的任務的問題。克強，你應該冷靜地考慮一下。

黃興：（無語）——（林文喻培倫忽忽上）

喻培倫：克強，怎麼啦？怎麼突然改了期？

黃興：這個——

林文：克強，我們爲甚麼要改期？

喻培倫：克強，我們不但不能改期，而且應盡量速發，你不知道，巡警局已經接到搜查戶口扎了，四五天內，必定要實行，如果我們再不如期起事，就有假他們一網打盡的危險，克強，這是河南的一個巡官，四川人告訴我的，必不會假。如果現在突然地又改變了原來的計畫，不但所有的心血變做白費，這樣的犧牲法也太不值得，克強，明天我們非起事不可，我已經通知雨平他們了，他們一定會兒就來。

李文甫：克強，拿出點決心來，別人動搖就不用理他。我們，至少我們，一定得幹。

(尹明，聲洞，覺民，同上)

喻培倫：呀！你們回來得真好，毅生，爛明因爲局勢太緊，提議改期。但是再一緩

，危機就馬上會爆發，你們的意思準備怎樣？我的意思是如期起事。

林尹明：改期？不行！

方聲洞：克強，你答應了改期嗎？

林覺民：不行！我們頭可斷，血可流，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明天非起事不可。

徐宗漢：克強！

黃興：（奮起）好，我們決定幹！（宋上）玉琳，我們決定明天起事，（羅李繼上）

呀！你們兩個也來得真好，——現在我們重新決定明天起事——

宋建侯：（愕然）怎麼，仍決定明天？

黃興：不錯！

宋建侯：但是伯先的部下我已經遣散了。

喻培倫：沒有關係，我們有多少人便多少人，總之明天非起事不可！

宋建侯：不能再遲了嗎？

黃花崗（第三幕）

一一七

喻培倫：不能再遲了，巡警局在四五天內便搜查戶口，如其到時束手遭捕，不如來個先聲擊人。玉琳，你不用遲疑，你幹就幹，不幹先回香港去。

宋建侯：回香港去！嘿，你們真的以為我怕死嗎？我不過希望事情能夠更好一點吧了！既然你們決定明天起事，我當然跟你們幹！

林覺民：文，尹，（同聲）好，不愧是我們的老大哥！

黃興：（向羅李）你們兩位呢！

羅則軍：如果早一點知道，我們的同志都可以跟着一塊兒做的。可惜差一點，剛剛遣散完畢，不過，我自己還在，祇要各位決定明天起事，我當然跟着幹！

李文甫：我也是這樣，雖然我們的同志已經走了，但是我自己決不退縮，就聽你吩咐好了。

黃興：好，那末我們就這樣的決定，集中我們的力量，明天進擊督署，我們要完成這一頁光榮的歷史。

衆人同聲：我們要完成這光榮的一頁。

徐宗漢：克強，我到河南去安排一下。

黃興：好，你去吧，也許明天我們還可見一面。

徐宗漢：不會的，克強。各位同志，再見。（下）

（兩平忽忽上）

姚雨平：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李準從順德調來了三營，現在泊在天字碼頭，裡面

全是我們的同志。（衆喜。）

黃興：真的嗎？那好極了，雨平，我們仍決定明天起事，新軍那兒你去過沒有？

姚雨平：我見着紀雲，他說不用去，所以就沒去。

黃興：那末他們仍以爲我們明天起事？

姚雨平：那當然。

黃興：好，好，現在我們重新來計劃！呀！雨平！毅生和爛明知道這事嗎？

姚雨平：我已經通知他們了，因為我見着紀雲時，紀雲說無論如何明天非起事不可。我便轉告了他們，他們一會兒就來。可是毅生的部下已經遣散了。

黃興：那沒有關係。現在大家聽我重新分配工作。（衆肅靜。）原定我們是分十路進攻的。但是其間經過了無數的變化，現在不能不重新佈置過。現在決定分四路進攻：巡警教練所那邊有二百學生同情我們的，由陳燭明同志帶領所屬八十人進攻。胡毅生同志帶領陳燭明所屬二十人守大南門。姚雨平同志任破小北門飛來廟，並迎巡防營和新軍。我帶領其餘的同志進襲督府署。定明日，三月二十九日午後五點半鐘起事。

宋建侯：克強，關於陳燭明——

喻培倫：玉琳，不用多說了，時機已經到了最後關頭，不成功，當成仁，我們大家抱着決死之心的，現在已經沒有考慮的餘地了。

黃興：對了，不成功，當成仁，各位同志，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點半，離現在還

有半夜一天，各自分頭去準備吧！爲了獲得民族的解放，爲了爭取三民主義的實現，不容我們有絲毫猶豫。一切犧牲在所不惜，我們要用我們的血，用我們的肉，用我們頭顱，來築起一座光榮的紀念碑！同志們，努力吧！

（幕急下）

黃花崗 (第三幕)

第四幕

時：三月廿九日下午五時卅分。

地：兩廣總督署的正堂。

人：張鳴岐

李準

書記

衛隊長

清衛兵，甲，乙，丙，丁，戊，己，庚，辛，二十餘人。

陳夷新

饒國英

黃興

朱執信

革命黨人

林文

李文甫

嚴驥

黃花園（第四幕）

一一三

黃花崗（第四幕）

一二四

其他黨員若干人

景：台之正中有一張很長的公案，中央左右有一門通內堂，左右前方兩門通跨院。

開幕時，張鳴岐，李準親自審訊革命黨。

張鳴岐：（拍驚堂木）混賬，在本督面前，不准胡說八道。

陳夷新：（盛氣）我是一個革命黨人，一定得說這些話，你們這些滿奴，要打便打，要殺便殺！……

張鳴岐：（再拍驚堂木，截他的話頭）你年紀輕輕，胆敢在本督面前這樣放肆！你知

道該當何罪？

陳夷新：你們這班滿奴，喪權辱國，又該當何罪？

李準：（在旁看得不耐煩了）陳夷新，你胆敢串同匪黨造反，不特毫無悔意，竟敢在總督府裏出言不遜，難道你不怕死嗎？

張鳴岐：是呀，難道你不怕死嗎？

陳夷新：（自傲地）我告訴你這班滿洲狗！怕死的就不做革命黨，革命黨是不怕死的！

張鳴岐：來人，把他拿下，一會兒再給他一點苦頭吃吃！

李準：哼！這東西真不識抬舉！

（衛兵押陳夷新下。）

張鳴岐：（向李準）哼，我真不明白，爲甚麼天地間會有這些不怕死的東西！

李準：（謙虛地）張大人，只要我們在這裏一天，無論有多少不怕死的亂黨，我們也要剷平他，使皇上寶座穩固的。

張鳴岐：（笑）當然，當然！不過這幾天風聲太利害了。雖然各種文件已經收藏好，家眷也早搬走了，不過我總有點不放心，萬一……

李準：大人，您放心好了。他們不是說廿八號晚上起事嗎？今天廿九了，還怕什

麼？而且今天才在二牌樓破獲一個匪黨的機關。這幾天我們挨戶搜查，就算匪黨們狡猾，也逃不出我們的掌握。那怕什麼？大人，你還是繼續審訊吧！

張鳴岐：來人，把犯人饒國英帶上來。

衛兵：是。(下)

張鳴岐：(對書記)犯人的口供，你千萬不可遺漏一個字，說不定就在漏去的那一個字中，會找出許多秘密的。

書記：遵命。

(衛兵押饒國英上)

張鳴岐：犯人，你是饒國英嗎？

饒國英：(冷淡地)不錯。

張鳴岐：那省那縣人？

饒國英：四川大足縣人。

張鳴岐：今年幾多歲？

饒國英：三十二歲。

張鳴岐：什麼出身？

饒國英：在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

張鳴岐：你既然是朝廷提拔出來的人，爲甚麼要做大逆不道的事，參加革命黨？

饒國英：（沉默不答。）

張鳴岐：犯人爲何要做革命黨，快快將原因供出來，待本督核辦。

饒國英：（仍是不語。）

張鳴岐：（覺得對方破壞自己的尊嚴，有些怒氣）快說呀！

李準：（接過來）你這渾人！朝廷沒有待錯你，爲什麼你要背叛朝廷？

饒國英：（還是保持着緘默。）

張鳴岐：（厲聲）難道你不怕殺頭嗎？

黃花崗（第四幕）

饒國英：（鎮靜地）我請問大人，你們究竟有沒有眼睛？

（張，李愕然。）

饒國英：如果你們還有眼睛的話，爲什麼不睜開眼睛看看，世界列強快要將中國瓜分了！腐化的滿清政府喪權辱國，將無數土地，奉獻他人。我們國民黨志在復興漢族，救我華夏，誰敢說我們是反叛？你們這班滿洲狗背叛祖宗，禍國殃民，我們爲民除害，恨不得吃你們的肉，寢你們的皮……

張鳴岐：可惡！來人呀，不給點利害他看，他不知道總督的威嚴。把他提下去，嚴辦！

（衛兵拉饒國英下。）

饒國英：（掙扎）你們這班該死的奴才，你們的末日就到了！中國人已經覺悟了！告訴你們：革命黨是殺不清，死不完的！

（饒國英已經被拉出門外。）

李準：（自語）殺不清？死不完？（向張）大人，您不用着急，其實，革命黨不怕死的很少，打過他一頓以後，他便會將他們的秘密機關供出來了，那麼，我們不是又可以多捉一幫亂黨了嗎？這樣的一幫一幫，哼！（臉有驕色）不是總有一天可以捉完的嗎？

張鳴岐：你不要看得這麼容易，聽說他們的首領，韜畧比洪秀全還要利害，是個了不起的傢伙呢！

（裏面傳出鞭撻及慘叫聲。）

饒聲：哎喲！哎——喲！……（聲音逐漸低沉）

（衛兵上。）

衛兵：稟上大人——犯人受不起，已經暈倒了！

張鳴岐（與李準相視，沉思片刻）好，你用冷水噴醒他，再帶他上來問話。

衛兵：是。（下）

書記：大人，剛才那犯人所講的話，要不要記錄在口供上呢？

張鳴岐（驚訝地）唔？（一時說不出話來。李以目視書記。）

書記（很世故地）我看，還是不用這樣麻煩，統統塗掉吧！大人的意思怎樣呢？

張鳴岐（勉強地，只好點頭）好的！好的！

（兩衛兵扶饒國英上。饒被毒打後，神志昏迷，身體已無支持能力，雙眼緊閉，衛兵把他隨意放在階下。）

衛兵：稟總督，犯人神志昏亂，不醒人事。

張鳴岐：再噴一次水，看他怎樣？

（衛兵噴水，饒漸清醒，再噴時眼睛漸睜開。）

李準：（冷笑）好，我倒要看看你們革命黨是怎樣殺不清，死不完！

張鳴岐：（神氣十足）饒國英，你應該知道：朝廷素來是求賢若渴的，你應該知道朝

廷爲甚麼要培養好像你們一樣的人材。做革命黨是犯王法的，是一條死路，你

應該悔過呀。如果你肯供出你的秘密機關所在，同黨是誰，本總督可以做主，不究既往，還可以保你做一個官。

李準：（微笑）總督保薦，官職是決不會低的。

饒國英：（剛清醒，癡癡地望着張，李。）

張鳴岐：（揚揚自得地望着李。）

李準：（報以微笑，轉向饒）你相信總督的話嗎？

饒國英：我更相信革命黨是「富貴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衛隊統帶從外入，走到李準旁邊耳語。）

李準：（臉色陡變，向張耳語，並示意，即結束此事。）

張鳴岐：（勃然失色，着急地）真的？

（李示意統帶，統帶點頭，匆匆下。）

張鳴岐：（向衛兵）你們快些把……把他們押下，現在馬上退堂。

(衛兵押饒下。)

李準：(在桌上取一字簽令衛兵)來人，快些傳令兵丁緊守各轅門！(兵上前接令下。)

(張，李耳語，張驚惶失措，退下。)

張鳴岐：(向書記)你……你快些……快些將桌子裏的文件……辦好……跟我一齊來！

(書記忙即收拾文件，與張李匆忙下。)

(兩排陪審衛兵亦下。)

(四周靜寂片時。)

兵甲：噫！革命黨真兇——爲什麼他們會那麼可怕呢？

兵乙：總督都好像怕了他們似的，我就不明白了。

兵丙：有什麼不明白，近來風聲緊了，如果革命黨成了事，我們總督還有嗎？

兵丁：到了那個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兵 甲：看這個情勢，說句老實話——依我看，革命黨總有一天會得勢的。

兵 乙：你小心點，給上面聽見了不是好玩兒的！

兵 甲：怕什麼，難道這不是真情實話嗎？

兵 丙：說起來真奇怪，從來總督審案就不像今天那個樣子。還沒審完，便慌慌張張地退堂了。

兵 丁：（小聲）恐怕總督太太回來了，叫他「朝見」吧？

兵 乙：日來風聲更緊了，總督夫人會回來嗎？

兵 丙：或者是總督夫人不放心老爺吧？

兵 甲：不過李提督也是慌慌忙忙的，難道又有誰會行刺他嗎？

兵 丙：剛才就帶跟他耳語，恐怕又是賄路吧？

兵 乙：胡說，革命黨都是用得賄路的嗎？放了他們出去再打自己，誰都不會那麼

笨！

兵 甲：或者那革命黨跟統帶是兄弟，是親戚呢？

兵 丁：說不定真是兄弟。

兵 丙：兄弟親戚做了革命黨還了得？——誅九族，連自己的性命都要去掉了。就算你也不敢去替革命黨行賄賂吧？

兵 乙：革命黨多數都是好人呀！

兵 丁：好人？你又不去做！——我看，你早上做了革命黨，晚上已經沒有頭了。

兵 丙：不過，我倒不明白，爲甚麼革命黨越捕越多呢？

兵 甲：聽說革命黨是爲咱們著想的。

大 家：我們？

兵 甲：他們要剷除滿清，復興漢族，我們都是漢人，那不是爲了我們嗎？

兵 丙：你得提防你的頭顱，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我想你是不願再活了。

兵 丁：他想學「壽星公吊頸」——嫌命長吧？

兵 丙：我看還是講別的事吧！要是別人聽見了去報告，我們的性命難保還不算，還……

兵 甲：你不講，滾你的吧，我們偏要講。

兵 丁：我看還是不講好一點。

兵 乙：我們又沒有加入革命黨，怕什麼？

兵 丙：給人家聽見了，不怕也要怕。

（外面槍聲，跟着螺號聲到處亂响。）

大家：（互相呆望一會）咳？

兵 丙：（顫抖）糟糕！這是什麼聲音？

兵 丁：不是革命黨吧？

兵 乙：說不定！

兵 丙：革命黨到了，怎麼好呢？

兵 丁：怎麼革命黨會來得這麼快呢？

兵 乙：那麼我們不是等死？

兵 乙：爲什麼我們要等死？投降不好嗎？

大 家：投降？

兵 丙：我們平時和他們作對，還會讓我們投降嗎？

（槍聲更近，人聲沸騰，乙，丙，丁，戊，己，庚，辛伏在旁邊射擊。甲伏下不動。）

遠 聲：我們爲中國人爭氣，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的舉手！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的舉手！

（螺角聲更响，槍聲更密，外面有衛兵數人退進來。）

兵 士：不得了，不得了，革命黨一直衝過來了。

（繼續射擊，螺角响得更利害，簡直使清兵聽了心寒。）

兵 丙：糟透了，革命黨聲勢這麼利害！（中槍倒地）哎喲！革命黨好利害呀！（死去。）

（全隊人盡退，後面又有槍聲，螺號聲，庚，辛中彈倒地。戊，己皆受傷臥地呻吟。）

聲 ；我們爲中國人爭氣，你們也是中國人，贊成的舉手！

（兵甲，乙，丁棄械舉手，高呼：贊成贊成！）

（黃興，林文，朱執信，李文甫，嚴驥等臂纏白布，足履黑膠布鞋，林文手執螺角，右挾小槍，腰佩短劍，黃，朱，等各執手槍及炸彈上。）

（槍聲漸稀。）

（黃興和林文先入。）

黃興
林文

（相顧失色）怎麼沒有人？

黃花崗（第四幕）

(朱及黨人等上。)

兵 甲：他們老早已經跑了。

大家：(驚駭)跑了？

林 文：好，我們分頭搜索。老黃，你帶幾位同志進那邊，老朱你進那邊，我走那邊。

兵 甲

兵 乙 ——— 我帶你們去！

兵 丁

(分頭下，李文甫，嚴驩及數黨人担任警戒。)

(槍聲已經停止，大廬殺前的嚴肅而靜寂，緊張的空氣。)

(林偕甲及黨人先上，朱偕乙，黃偕丁等瞬間上。大家聚在一起。)

林 文：奇怪！杜鳳書和黃鶴鳴呢？

黨人：在大堂中鎗死了。

黨人二：老杜衝到大堂的時候，打死了六七個清兵，却給一個清兵打傷了，他還要站起來衝上去，又給那滿奴再打中了一槍，鶴鳴走上去扶住他，也中彈倒地！

黃興：那滿奴是我打死的，總算替他們報仇了。

朱執信：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林文：（向黃老黃，你先進去放把火，我們從東門殺出去？

黃興：連碎紙也沒有，從那裏找火種呢？

林文：你自己沒法想麼？

黃興：好！（下）

嚴驥：姚雨平攻打小北門不知怎樣了？

李文甫：希望他們像我們一樣順利。

林文：我倒怕陳炯明不能完成他的工作。

朱執信：他去攻打巡警教練所，並不是一件難事呀！

李文甫：如果姚雨平能夠接應新軍進城，我們的實力更充足了。

嚴驥：我們還是趕快打出去吧！

（黃興上。）

黃興：好，我已經把火種放在床板上，我們衝出去吧！

（外面喊殺聲起，黨員飛跑入。）

黨人：李準的親兵衝過來了。

黃興：大家準備好。（大家紛紛準備。）

嚴驥：那些兵裏面不是有我們的同志嗎？

林文：是的，趙聲曾經這樣講過。

朱執信：那末……

林文：（走上前高叫）我們都是漢人，應該同心合力，共除異族，恢復我們的國土。

，不要打，不要打，！……（槍彈打中他的頭部）哎喲！（倒地另兩個同志受傷。）
黃興：（憤恨）好！大家跟他們拚命吧！

（槍聲又起，黨人受傷者甚多。）

黃興：哎喲！（槍傷手指。）

朱執信：（走近黃身邊）怎麼樣？

黃興：不要緊，我受傷了。

黨人三：（剛打完最後一顆子彈）糟糕，子彈沒有了。

黨人四：不怕，還可以支持，你們先叫一部份人退出！

嚴驥：（也走近黃的身邊）老黃，老朱，你們先走吧！

黃興：不，我只傷了兩隻手指，我還可以放槍，老林，老杜，和鶴鳴都死了，我

一定要死在這裏。

朱執信：（和嚴把黃扶到一邊）你爲甚麼還要堅持你的意見呢！我們已經損失了老林

，難道你自己也必要犧牲嗎？我們黨裏損失了一個林文，像一個人失去了一隻手，萬一這次失敗了，難道我們非在這裏孤注一擲不可嗎？

嚴 駿：黨裏只有很少數的你和林文，爲什麼你一定要這樣固執呢？

李文甫：（一面射擊，一面回過頭來說）老朱，老嚴，你和克強一道走吧！爲了革命，爲了拯救中國，我們必需替國家愛惜這樣的人才！我在這裏，你們放心走吧！

黨人五：（剛放了一槍）你們別猶疑了，中國能否從列強底壓迫解放出來，就看我們能不能夠有許多機智，勇敢而肯犧牲的同志。走吧，你們走吧，中國有許多工作要你們繼續努力的。

黨人六：走呀！難道你們願在這裏白白犧牲了好好的中國實力麼？

黨人七：如果我們因這次失敗而滅亡，那麼，拯救中國的責任就落在你們的身上了。

（黨人八，九用盡了子彈，一齊走到黃等面前。）

黨人八：走吧，我們馬上就走！

黃興：（流淚）同志們！再見吧，我們會踏着你們的血跡前進的。

朱執信：爲了國家民族，再會吧，同志們，中國能夠在重重的危難中生長，只在靠我們底堅決不屈的精神去努力，珍重些，同志們！

嚴驥：中國是不會忘掉你們的！

（黨人五，六扶黃，偕朱等下。）

（革命黨員繼續戰鬥，作戰者除李文甫外，只在七，八個黨員，餘皆退去。）

（支持約五分鐘，革命黨員子彈用盡）

（李文甫正擬率黨人退下，但清兵已經衝上黨員們欲撲上前，清兵洶湧而至，將他們各人擁着）

統帶：快些把他們綁起來！

黃花崗（第四幕）

一四三

（清兵縛文甫等。）

統帶：你們好好地看着他們。余文信，你帶些個弟兄繼續追捕那班匪黨。

兵丁：是。（率一班清兵下。）

統帶：你們兩個跟我去衛護總督去。（由另一門下。）

李文甫：（恨恨地目望統帶下去呼！）

兵一：你們做什麼？

李文甫：你們都是中國人，爲甚麼甘願做滿族的奴才呢？

兵二：不准吵！

人：假如我是你們，我一定統統放掉了革命黨，和他們一齊做。

兵三：放你們？

李文甫：當然，我們是要大不家做滿奴。因爲中國現在快要被滿清政府斷送給了列強，我們國民連子子孫孫，都要做列強的奴隸牛馬，我們中國人要生存要自由

非起來革命不可。

（統帶和張鳴岐，李準，書記上。）

（張，李準及書記的衫褲及袍褂被蜘蛛網纏繞着，污穢的臉孔，露出驚惶的神色，顯然地，剛才的恐怖還沒有使他們完全鎮靜下來。）

（李文甫等看見他們異常驚訝，清兵看了總督等這個情形，不禁竊笑。）

張鳴岐：（喘着氣）吁——吁——吁——

兵 三：（輕聲）在那裏找到總督的；

兵 五：是從水缸旁邊拖出的，那時他還大叫「饒命！」呢！

統帶：（卑順地）總督，匪黨都被我們打敗了，死掉的已經死了，沒有死掉的這幾十個（指文甫等）也給我們捉住了，聽候總督發落。

張鳴岐：（神志尙未完全清醒）革命 又來了嗎？走吧，我們走吧！（欲走，統帶攔

住）

隊長：總督，我說革命黨已經完全死掉了！

張鳴岐：（安慰，又保持他的尊嚴）哦！

隊長：這幾個是沒有死去，被我們捉住的。

張鳴岐：（安靜一下自己，神志才稍為清醒過來）哦！

李準：好！奏明皇上，把他們統統殺掉吧！

李文甫：哈哈！你們除了殺之外，還有什麼法寶沒有？假如你是一個人，爲甚麼

會像一隻烏龜似的躲在水缸旁邊呢？（衆大笑）你們見了革命黨就像龜見了人

樣。（衆大笑）

統帶：住嘴！

李文甫：中華復興的時候到了，你們這班烏龜的末日就在眼前難道沒有知道嗎？

李準：統帶，快拉他們下去，看守好了。等翌旨一下，把這般東西一齊殺掉！

（衆兵李文 等下。）

黨人們：殺啦吧，殺啦吧！就在我們血的上頭，會開出自由的花朶，中華國族，從此要翻身了。你們這班滿奴，是中國人民的仇敵，將來會死在中國人民的手裏！「衛兵正拉黨人們出去時，另一衛兵從外慌忙入。」

兵丁：報告，大……大火。

統帶：火！

衆人：大火！「外面有火光，他們在忙亂中，幕急下。」

黃花崗 (第四幕)

尾聲

景：民國二十七年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大會的羣衆大會會場，整個舞台就是大會的演講台，全體觀衆就是出席的紀念大會的羣衆。正面掛着總理遺像，國旗，總理遺囑，（如必要，舞台後方可懸各種白布黑字的聯對標語，如浩氣長存等等）稍前是大會主席團，正中是演講台，簡素的鮮花，水瓶，（如必要，可有桌上擴音機）等等。

人：主席團若干人。

演講者 A.

烈士遺族 B.

大會羣衆之 C.

時：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

幕在急徵般的鼓掌聲中漸漸啓。A.正在演講，沉着悲痛的表情。稍停，繼

黃花崗（尾聲）

續着講。

A. 二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所展開的一幕悲壯的革命劇。就這樣慘烈地失敗了！（稍停）但是，諸位同胞！屠殺者的血手是禁壓不住全民族的反抗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死，並不是革命的終結，而正是革命的開端！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卅分在廣州放的這把火，一直燒着，到今天還是一直燒着，愈燒愈大，愈燒愈猛，從廣州燒到武漢，燒到北平，燒遍全了整個中國，從這猛烈的革命火焰裏面，新生了莊嚴燦爛的中華民國！七十二烈士沒有成功，但是他們是成仁了，他們相信着他們成仁了之後，中華民族裏面一定會有千萬更英勇更幹練的同志能夠繼續他們的遺志，創造和建設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他們視死如歸，他們沒有一點兒遺憾，但是（沉痛地），諸位同胞，他們真沒有遺憾了嗎？他們的希望，他們的目的，真的已經完全實現了嗎？他們交給後死者——我們的責任，我們真的已經完全地負擔起來而把他們完成了嗎？（低頭，稍停，慘痛地）

沒有，到二十七年後的今天，我們還不能不慘痛地說：「沒有！」「沒有！」（稍停）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和爲着中國自由平等而拋了頭顱，斷了肢體，犧牲了一切的千萬先烈，他們的目的，是要使四萬五千萬的中華民族從黑暗封建的專制政治下而解放出來，建立一個民族獨立，民權平等，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的國家，但是，這偉大的目的，經過了黃花崗，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國民革命，一直到今天，還不曾完全實現，中國歷史上最光輝的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革命四十餘年，直到心疲力竭，而在北平逝世的時候，還不能不悲痛地說：「現在革命尙未成功！」（遙指背後的總理遺囑，不堪感慨）同胞們！這是爲了什麼？我們的犧牲還不夠嗎？不！我們的革命精神還不夠壯烈嗎？不！我們的革命三民主義不適宜于中國嗎？不，不，一千個一萬個不祇是因爲中國在滿清三百年的支配下面，已經淪落成爲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所以革命黨要清除的專制政治，封建軍閥，土豪

劣紳也正就是帝國主義束縛中華民族的最好的工具，他們在帝國主義庇護之下生存，在帝國主義的掩護之下，破壞和阻礙國民革命，很明顯的例子，民國十六年的國民革命，誓師廣東，克復武漢，封建軍閥的運命，已經快完結了，我們在那時候，可以一舉完成清除封建軍閥，建設現代國家的使命，可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不肯讓中國對封建勢力澈底毀滅的，他們最後掙扎，他們一方面援助北洋軍閥，一方面拚命的挑撥離間，使我們內部分裂，這樣，我們的革命事敗垂成，我們烈大的遺業功虧一簣！諸位同胞！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所以，我們要繼續烈士們的遺教，完成國民革命，第一就要全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民革命最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同時，也祇有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的過程裏面，才能肅清一切舊時代的殘餘！同胞們！同志們！時候已經到了，現在我們已經和我們最後的死敵作生和死的戰鬥！我們要在這一次民族解放戰爭裏面，澈底的完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和 總理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東方的偉大的鳳

風，已經準備了涅槃的香木，已經勇敢地飛進了猛烈的火中，新的鳳凰，新的中國，就要新生了！讓我們喊：

黃花崗烈士的精神不死！

中國的新生萬歲

（感極流淚）

主席：現在，請黃花崗殉難的烈士×××同志的遺族，×××先生演講。×先生方纔從南洋歸來，他是一位優秀的飛行師，他參加了這個集會，今晚上就要動身到武漢去報到，嶄新的科學的技術，和傳統的革命精神，融和在這一位年青而光榮的烈士的遺族身上，讓我們靜等着，×先生將要從祖國的空中，傳給我們勝利的消息！（主席鼓掌，全場和之以歡呼）

B：諸位同胞！你們的歡呼，使我感激，感激到說不出話來，這種感動，這種光榮，將使我永遠不能忘記！諸位同胞對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遺族歡呼，諸位將最大

的光榮加在烈士們的遺族身上，但是，我不敢獨佔這一種光榮，廣州是七十二烈士起義和成仁的地方，廣東人在七十二烈士裏面佔了最大的比例，今天到會同胞裏面一定有多數是烈士們的親族朋友，我敢說，你們的先輩和你們自己，一定都直接間接地參加過 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偉大下的國民革命，我說：（大聲）廣東人全體都是革命烈士的遺族！（鼓掌）廣東四千四百萬人全體都有革命的光榮；廣東四千四百萬人全體都有革命的責任！（鼓掌歡呼）我們要繼續發揚廣東的革命精神，我們要加倍的努力來完成我們父兄叔伯交給我們的責任！（歡呼）當然，這種責任非常的重大，單靠廣東四千四百萬人，還是的不夠的，我們要把我們父兄叔伯的壯烈精神，發揚光大起來，把七十二烈士的精神普遍到四萬五千萬同胞的全體！四萬五千萬人團結成一個人，一個心，團結到底，抗戰到底；中華民族才能自由解放 地下的我們的父兄叔伯才能含笑！同胞們！和方才×先生所說一樣，敵人的心是險毒不過的，他們處心積慮地在破

壞我們，希望我們分裂，我們內亂，這樣他們才能不費兵力，併吞整個中國！同胞們，我們在國外，對於國內的不能統一，內亂，是如何的傷心，如何的苦痛，如何的憂憤，這也許是國內的同胞想像不到的！沒有一個華僑不對祖國的革命盡過責任，沒在一個華僑不熱望着祖國的復興，所以我在這兒大聲說，沒有一個僑胞不在衷心地熱望着祖國的團結一致！現在我回到了祖先的故鄉，親眼的看到了我熱愛的祖國，已經團結起來，全國一致，和我們祖先，我們父兄，我們四萬五千萬同胞的仇人——日本強盜作堅決的抗戰，這使我們愉快到流下淚來！我相信，我們地下的父兄也同樣的含笑，同時，假使，（指着桌上的播音機）這播音機能夠把我的聲音傳達到南洋，到美洲，到全世界中國人住的地方，我相信千千萬萬僑胞全體，一定會和我們一樣的興奮，歡呼，和流淚的！同胞們，我就要上前線去和我們民族的敵人決戰了，同胞們，祝你們努力，要使千萬在前線作戰的同胞安心，使千萬海外祝禱着祖國勝利的僑胞安心……

我們要團結到底，抗戰到底！

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鼓掌）

主席：（正要致詞的時候）

台下羣衆之一：主席！方才主席和×××先生……

主席：（制止他，）有意見，請上來發表。

C：（登台）主席，諸位同胞，方才兩位先生的演說裏面，幾次提到加強我們團結和抗戰到底的必要，現在第三期抗戰開始以來，我軍節節勝利，敵人已陷于總崩潰的時候，他們國內的反戰運動，也愈加劇烈，所以他們改變策畧，放出和平空氣企圖誘降我們，來保全他已經侵畧的了土地，但是，我們，我們的國策早已經定了，我們最高當局早已經說過，「祇要敵人一兵一卒留在我們國土上而，我們的抗戰永不終止」，現在敵人的求和，正表示了我們勝利的已經快要實現，我們決不該中他的毒計，我們要記住蔣委員長長的訓示：「須知中途

妥協，就是整個滅亡！」同胞們，決勝點已經近了，我們是勝利的！我們要在這個嚴重關頭，特別警惕，特別努力，「團結到底！」「抗戰到底！」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在羣衆怒濤般的萬歲聲中，幕徐徐下）

（全劇完）